

詩戲皇台
電影明星

白玉霜



天津大通書店出版

大眾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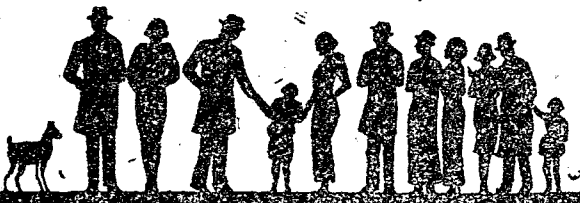
別創一格 言情小說

家傳戶曉 婦孺皆知

天津小姐
摩登花
福祿鴛鴦
鴛鴦球
自語花香

各界女士 不可不讀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詳細書目 函索即寄



大流通書店直傳科製版

即
鼓界皇后 小黑姑娘秘史 全一冊

評戲女皇 劉翠霞秘史 全一冊

出
天津大通書店發行

書

裝

自序

吾非藝人，而善游戀於歌壇，所識伶優，皆爲蜚聲卓著者，相與磋切，深得此中要素，間或有褒貶之際，亦曾着筆爲評，悉以劇理而判斷，不爲人情而妄爲，乃於近年來，吾評一伶一劇，迨評吾者，亦頗不乏人，吾謂是人謂非，吾以非者人復爲是，是是非非，殊不知其背謬之處何在？吁嗟乎，毋乃「人難同此心，心難同此理」也。

單以評戲而論，劇本之取材，多趨香艷一途，表作稍一板滯，則必與人情相反，如白伶之作風，恰合劇情，如所飾之潘金蓮，其蕩婦身分心理，溢於言表，出神入化，他伶所難及者，爲藝業而實事求是，然情有可原，則不能另作別論，是以按過程中，而拉雜爲文，旁徵側探，藉伸「有聞必錄」之職志，只求精悍，不事冗繁，其嗜劇之因原，雖爲諧謔，然亦爲前途所造定，書成後，評吾如何，良非所計也。

庚辰夏臥雲居士序於析津寄廬

目 總 霜 玉 白

——春遊縮寫——	一
一——學塾中的一幕趣劇	一一
二——離別了罪惡的淵藪	三〇
三——勢力範圍下的悲聲	四四
四——局外人的因果顯應	五五
——雲廬圓夢——	五八

(一) 霜玉白

評戲皇后
電影明星

白玉霜

春遊縮寫

南半部的春景，依賴着山麓泉流的幽妙，所以使遊賞的人們，心曠神怡，到了北半部，點綴於春的景物，便稀鬆了，亦惟有聽一聽鶯聲的囀囀，燕語的呢喃，臨到看，却亦有着，不過關於春意不十分充足，旁人的神情，各有所致，惟獨我，便認爲荒曠的郊野中，富有興趣的景物，倒能搜檢出幾個段落來，思想是如此，所以每當清晨，便要往五里以外的平原上走一遭，賞識過那青草碧泉鳥語花香的時景，亦倒助長雅趣，這一次，起得很早，窗紙剛在抹上了一層灰色，吹滅了燈，搔了搔頭上的亂髮，披上了破大衣，聽見外面的風吹的窗紙，刷刷的響，將頭縮在大衣領子裏，嘴裏哼着四平調，信着步伐走到荒原以上，兩手插進衣兜裏，腳踏着濕潤的小草，低頭一看，那嫩草上湛綠的顏色，格外清鮮，踏着草苗，踏到了荒原的盡



頭，是一條窄而長的溝渠，溝旁的土崗，配襯着一排排的新柳，那柳條兒隨着風搖擺，活潑的氣派，惹人愉快，向遠處一望，不過百步裏外，有一個姑娘，在柳樹下面蹲着，動亦不動，她是背着身，看不見頭臉眉眼，只藉着灰白色的光線，看着她，那被風吹着的頭髮，散披着，又向四下望了望，天上剛現出了魚白色，大道上的路燈，還有幾盞亮着的，再一看那如同木雕泥塑的女孩子，不由兩肩膀一端，一抖身子，打了一個寒噤，心說：「她是人？還是鬼？」這種疑慮的公案，始終不能自決，又在磨琢着，「她如果是人，怎麼動也不動，而況她又是一個女孩子，當這天還未亮的時節，她來在這荒郊野地之中，究竟是作什麼？」暗暗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心中的話，已經到了唇邊，不由一張嘴，倒吸了一口涼氣，話已經脫出口來，「哎呀！她一定是鬼了！」想罷，又將身子顫抖了兩下，靈幃一動，想起早年亦曾聽過鬼的笑話，及至回到家中，不但帶回來一泡熱瀉，並且還入了禱，如今講出來，真亦是笑話，你道怎樣？轉天還是照方吃藥，這可應了人所說的經驗之語，是

(一)霜玉白

越怕越愛聽，至於鬼狐一類的書，亦已看過不少，然而越見越胆量小，不過：聽先母說過，「只要是遇見了鬼，背着臉，萬不可理他，倘若一理他，他一回頭看你，甚至於向你說句話，那麼，你不死亦得脫下一層皮去」，本着如此的說法，忙又離開了柳樹，決定要向回裏走，突然聽見那個姑娘放出了聲音，那聲音很細嫩，細一聽，原來是唱着。

「一更不來等二鼓，二鼓不來鼓打三梆，心坎上的人兒，你：你在何方？」

聽在此處，心中怦然一跳，在跳過了以後，可是較比着方才鎮定了許多，既然是鎮定，仍然是不敢前去，這般時候，後腦海如同有人拍了一下指告着：「她不是鬼，她是人」，但是，回頭一看，並沒有人，只覺腦筋一鬆，而才醒悟了是神經的作用，更如同有個人在耳邊，低細着聲音說：「世界上，並沒有鬼，所說的鬼，那是在死人葬埋了以後，三天以內，有一股氣，由棺中冒出，那是陰魂出竅，那個魂，碰對了時辰，才會搗亂害人，如果時辰不對，那麼，你要見他的影子，亦是沒有

的。忙伸手向身旁一抓，抓了一個空，什麼亦沒有，可是心中却如同放下了千斤的担子，口中還在叨念着：「她一定是人了！」正在一回頭的一剎那，面前站着一個十七八的姑娘，明眸皓齒，錦衣綉履，她那被風吹起的衣角上，滿沿着時式的花瓣，看那形像，很有小姐的風範，正待要向後退避，她却向前走進一步，向着我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而且還問：「先生尊姓高名，家住何方？」我一見之下，亦不知從何發給我大的胆量，便回答她：「不才姓王，名為幻生，家居靜海但不知女士，有何事見教」，再一看她，她手中拿着一個紅色的紙片，偷偷一看那片上寫着一行端楷，所寫的，與自己所說一字不差，心中忽又疑慮起來，其中可有什麼緣故，所好不待問出，她紅一紅臉，鼓着兩片猩紅的嘴唇笑着說：「聖母差派而來，請先生喝一杯水酒」，聽了她這兩句，頭上冒了虛汗，心想光天化日之下，那裏會有聖母，然而聖母又是何如人也，這一層，早先亦曾聽人談講過，拆白黨中的女人，慣會施行圈套，五花八門，着法不同，這個麼，明白了，她必定是老早的探聽

(一)霜玉白

出我的名姓，與家鄉住所，特地的寫在紅紙條上面，又探出我每當清晨，必要到這個地方，所以設好了圈套，早早的等候，好了，妳算是「屁股眼吃飯」，走錯了門兒了，便答覆她：「女士，妳要明白，男女授受不親，比方說我同着妳一走，被人一眼望見，無私有弊，無弊便有私了，請妳回攬聖母，假報沒有尋到，妳的差事交了我的嫌疑卸了，豈其是兩全其美？」她那裏從樹上掠下根柳條，低着頭埋上面的新芽，我這番回答，似平沒有聽見，或者是聽見而不理會，但是，我的耳膜，在這僵局之下，嗡嗡的響，如同有人說：「她不是拆白黨，亦不是不規則的女人，如果是拆白黨，她決不能紅臉，決不能有羞怯而正當的態度」，一看，身旁並沒有第三者，可是心中的疑團，就此會破裂」，向她說：「女士，請妳頭前引路吧」，她轉過臉來，向我嫣然一笑，這一笑，似乎表示着並非是我使的手法，是你個人的動意，只說了一句「隨我來」，便邁開了脚步，順着嘩旁的柳樹下面，向前走去，只有四個腳踏着土崗上野花的聲音，別無聲息，走了不過二十步，相離着她約有二尺，

她便反過身來，向着我的臉上，一巴掌，在一眨眼的當口，一看，姑娘不見了，草地亦沒有了，眼前燈燭輝煌，亮燦爛的一個轅門，抬頭向上一看，有一塊此金的橫匾，上面鐫着四個字，是「梨園聖府」，門外站定一個古裝的女人，那種扮當，是侍女模樣，向前來說了一聲「拿人」，馬上有兩個母夜叉式兵卒打扮的女人，跑上前，一抖手中的鐵練，將我脖子套住，那種架勢，好似使了二成力，竟會將我拉得前一仰，後一傾，展眼的功夫，由轅門到了正殿，十數層石頭台階，兩旁放着氣死風燈，被風吹的幌幌蕩蕩，抬頭一看，上面亦有一塊匾額，亦是四個字，是「審判正殿」，兩旁石柱上貼有一付對聯，上聯是：「鬼使神差，正世俗可善可惡」，下聯是：「歌場舞榭，判名利有舍有從」，到了階下。一個鬆開了手，登上石階，跑上正殿，沉了功夫很大，那女卒方才出來。站在殿門，舉手招示着說：「帶進來」我在聽了這句，渾身上戰成一團，筋骨展放不開，女卒向前一拉鎖子，將我拉到殿門，她高聲喊了一聲：「帶到」！那聲音如何平空打了一個劈雷，遲一會，而才

(一)霜玉白

又拉進殿去，張眼一看，當中一條長有五尺的公案，上面軍帳所用的物件，一概俱全，正中虎皮椅上，端坐一位四旬上下的女人，頭戴鳳冠身披霞佩，珠翠圍繞的光華四射，兩旁一看，好幾十個侍卒，俱都是弓上絃，刀出鞘，這威風凜凜，籠罩着的大殿，慢說是柔骨弱質的學生，即便是鉄膽鋼心的壯漢，亦要軟化五分，心想，既然不是國家的法堂，又不是民間的公地，可以以生員的身分，聽答她的問話，所以站在一旁，但聽她這頭一句，問的是什麼原由，那知兩旁喝了聲「跪下」！却又不由己的兩腿向前一灣，又一伏身，七尺的男兒漢，立時減去了三尺半的人材，突聽上面將驚堂木一拍，厲聲說：「見了孤家爲何不抬起頭來」？我答：「我罪不敢抬頭」，上四又說：「赦你無罪」，舌尖動了幾動，剛要說出「謝大人」，轉而一想，她是一個女流之輩，怎能稱爲大人，想到這裏，舌尖又顫了顫，又要說「謝女士」，一琢磨，不大對付，這種口調是用在某一個姑娘，因爲戀愛某一個青年，初步上，那姑娘送給他一方手帕，或是戒指，那青年正可以說「謝女士」，倘若我

(一) 霜玉白

如此說出了口，豈不是有一點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嗎？那麼說什麼呢，靈機一動，毫不猶豫的說了聲，「謝聖母！」隨着抬頭一看，她那副面容，十分憤怒，問：「你姓什麼，家住何方？」答：「小生姓王名幻生，別稱臥雲居士，家居靜海。」她猛又將驚堂木一拍，叭的一聲，吓的我向後一仰，冒出了一身虛汗，她拿着腔調說：「好你大胆王幻生，大羅世界，依賴着舞文弄墨，妄談長短。」說時一舉手丟下一件東西，飄飄蕩蕩，如同蝴蝶飛舞，落下來，原來是一張傳單式的紙條，檢起來仔細一看，上面有兩個一寸大的字，是「罪狀」兩字，下面有幾行小字，逐行看去，但見上面寫的是：

- 一、北平晨報「評梅蘭芳」一文，雖有事實可証，毋乃污貶過甚。
- 二、旭日報「溫小培不堪造就」，攻其錯，應為天職，揭其短，不算惡客。
- 三、上海金鋼鑽「且助楊桂芬」贊頌過為火熾，而未寫暗昧之醜跡。
- 四、午報「苟伶速記」本以訛傳訛事蹟，而為嚮導此亦難脫嫌疑。

行行字字，看得明明白白，自想評判戲劇與伶人，本爲遊戲文章，按藝術而論，劣者未必盡劣，佳者亦未必盡佳，以當時着筆者多，回顧前瞻者少，按身分而論，有因時勢而不敢揭其私，有揭其私而並非出諸事實，真情實理，實亦沒有方法考究，四條罪狀辯之不敢，領之負屈，惟有低下頭，想一想可從何處下口，突然驚堂木又叭的一拍，怒氣勃發着說：「好你胆大的交中敗類，在聖母而前端起架兒來，有兩條任你自已選擇，招了將你的罪從輕辦理，不招生生將你治死，孩呀！孩呀！你的心與口去開個二全中會吧」，我眼兒望着地上鋪的花毯，聽她說到「死」字，不由戰了幾戰，雖然是窮人愛財，花子惜命，但我亦並不是花子，亦不去惜這條命，轉面一想，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又是一個活人呢，這樣說法，即便是被屈舍冤亦便招認了，且看她有如何的處置，馬上抬起頭來說：「聖母不必動怒，小生全都招認了」，她吩咐女卒畫了招供，所好倒亦干脆，當時翻開公案上的本子看了看，又將我從頭向下看了一遍，才命司書寫了一個判狀，你道「不是徒刑，「不是充軍，究竟

七，個字便了解了這一椿案件，自然要依照着法堂的禮法，當堂謝恩，站起身，兩條腿已經酸麻的動彈不了，惟有咬定了牙關，一步一跌的走出殿門，那侍女裝扮的女人，湊向前來，一手掠着鬢角上的髮，斜視着我，現出一種淺薄的笑容，舉起那一隻手，乍然將我的手握住，她向四外望了望，向我點了點頭，那種形態表示着：「來，你跟我來」的意思，但我向後撤着手，皺着眉，搖着頭，亦在表示着：「不去的」的情狀，他得了這種反應，便將手下加增了力量，攢握我滿身麻木，骨節疼痛，惟不知她有什麼作用，不消說，決計是凶多吉少，所以閉上眼睛，作出了眼自受死的模樣，遲了一刻鐘，感覺手下鬆快些，睜眼一看，古裝的美女不見，燿煌的轎門，何曾有着，但見自己的妻子爬在床前，用兩手偷給我左中指上的戒指，她一看我醒來，便退回手，搖着頭上的散髮，也斜着眼睛一笑的走了，我一回想夢中的景況，心中真是有虛若實，突然想起那所謂的聖母，其所判的罪名，那七個字是：「評戲皇后訪問記」，這職責性質的罪名，慢說有一點經驗，有一點探討的技能，

能以作到，即使那皇后怪罪於我，但因爲怕死貪生，亦沒有旁的方法，還是要努力的作到，向下看去，便是皇后的緣起。

——學塾中的一幕趣劇——

瀟瀟的秋雨，洗過了幾個莊村，叢密的樹葉上，滿拖着水珠，濕潤的地皮上，被腳踏遍了很深的陷印，道旁的淺水坑，積下了雨水，落下來的黃葉兒，飄在水面，浮蕩着是那麼活曳，坑邊上蹣着四五十歲上下的小姑娘，有的梳着髮辮，有的挽着抓髻，在那裏玩耍，其中有一個胖姑娘伸手一推那個瘦姑娘說：「丫頭，你知道嗎，咱快上學啦」，丫頭奇異着問：「什麼上學，上什麼學，學是什麼，你說我聽聽」，胖姑娘用手撩着坑邊的水，撇了撇咀說：「連上學都不懂，我告訴你，有一天，我跟我媽上天津，住親戚家，那旁邊有一家學房，他們說是學校，一天到晚，總聽見他們喊，說那是念書，人多啦，男的女的全有，比妳小的還有呢」。丫頭楞了楞神，面色很

(一)霜玉白

驚恐的問：「我知道了，那是上學，可是挨打嗎，挨打我可不上」，說完將小咀兒一撇得如同一個肉疙疸，胖姑娘搖搖頭說，「不挨打，挨打誰還去」，丫頭腳下踢着焦黃的樹葉說：「妳聽誰說的咱們上學」，胖姑娘說：「我媽說的，就是這前邊，大樹下邊那院裏」，丫頭問：「一上學，還得做新衣裳」，胖姑娘笑了笑說，「上學是念書，寫字，穿新衣裳管點麼，這不是住親戚去」，丫頭剛要說話，身旁的小孩子，喊鬧起來，聲音非常噪雜，索興將話咽了回去，拾起碎瓦片，一片一片向水中拋去，喊鬧的太急了，胖姑娘狠狠的一咬牙向他們說：「你們不用鬧，一上學就老實啦」，說着拉着丫頭的手，向家中走去，到了家中，丫頭說「你到家了，我呢，天不早了，我亦家去」，胖姑娘只向她笑了笑，丫頭回到家中向一個年邁的婦人詫異着問：「媽！是要上學嗎」？那婦人說：「是哪，你聽誰說的」，丫頭身上一顛說：「我聽白大姐說的」，那婦人說：「這是縣裏分派教辦的，閻村子裏要求由縣裏派，因為沒有這個人，所以有幾家出頭，公約出一位先生，已經來了兩天了，聽

(一)霜玉白

設三兩天就要開學」，丫頭又問：「還得買書」，那婦人遲頓了一會兒說：「那可不知道，那天去，那有一個藍褂子罩上，乾乾淨淨的，別讓人家笑話」，丫頭倒亦喜歡，過了三天便開學了，閩村裏的男女小孩，都如同踏進一個規圈，全上了學，展眼便到了冬天，那一天下着雪。

殘餘的霞光，撲滿了槐樹的梢，零散的槐花，染成了金黃的顏色，陣陣的秋風，吹得花飄飄落下，一片片落了滿橋，一個妙齡的女郎，披散着新剪的頭髮，穿一身淡素的服裝，面容上很是憔悴，好似心中隱含着無限的憂悵！脚下踏着槐花，一步一步的向橋南走去，穿過了一條街，走進一個窄小的胡同裏，到了第二個門，登上了台階，舉手一按門鈴，遲了功夫很久，才聽吱的一聲，門兒開了一扇，探出一個腦袋來，那前臉的眉，粗重得嚇人，眼暴露着凶光，高鼻樑，薄片嘴，額下微有幾根針鋒式的鬍鬚，他將嘴一咧，笑着問：「冷太太，許多日子不見，別又照顧勞家了吧」？那冷太太只笑一笑，等他將頭縮進去，一閃身擠了進去，他順手關好門

，隨着冷太太進了屋中，冷太太放下了門帘，嘿了一聲，繼續着說：「屋裏這麼黑，還不開燈？」坐在一個破椅子上的老婆子說：「哎呀冷太太是那一陣風刮來的，請坐，對不住，您哪屈尊點，電表給摘去了」，冷太太用手摸着坐在床沿上，問：「因為什麼」？那老婆先咳了一聲，才說：「不怕冷太太笑話，生意不好，三月沒給電費呢」，說着臉向門外喊了聲「李三」！將才那漢子一挑帘走了進來，楞楞的問：「什麼事」？那老婆向着冷太太一拋吐，說：「給冷太太拿烟」，那李三抄過手巾擦了擦頭上的汗，又撩起門帘，看了看火爐上熬的烟，而才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盒，從裏面檢出一包菸，走到冷太太面前問：「拿走，還是在這兒抽」？冷太太伸手一指隨着一歪身躺在床上，一仰身，打了一個哈欠，又反過身來，抄起銅托，阡子，李三忙將烟燈點了，將烟向盤裏一拋，笑着說：冷太太，妳嘗嘗，這次的烟，雖然比不了清水膏子，可是比上次在新旅社外買的，還要強的多呢」，冷太太張眼看了看他，抿着咀一笑說：「好在飢不擇食」，李三又倒了一小壺茶，放在冷太太的面

(一)霜玉白

前，才掀帘出去看那所熬的烟，冷太太打開了紙包，將烟棒拿出來，用兩個阡子去燒，這般時候，突聽背後有人喚了一聲「冷太太」！冷太太忙舉着烟阡，一扭腦袋斜着眼睛一看，撲赫的笑了，問：「那天的合同跟火官得了嗎？」那人是一個長烟座，年紀雖然不滿三十，却很老練，惟獨好打花會，所輸的錢，爲數不少，一聽冷太太探問輸贏，當將兩手一拍，表示着傷心，回答她：「冷太太別問了，我要不貪圖贏倆錢買口烟吃，還不致弄得丟盔拋甲，看起來，咱的運道太不濟了」，冷太太着聽已經燒好了一個烟泡，按在斗上，將脖子向來一縮，慢吞吞的吸下兩口，將烟噴出來以後，放下槍，反過身去，一伸手將那人的紙煙用兩個手指夾過一枝來，燃着了，吸了一口，向那人說：「馬二爺，不是我姓冷的刻薄人，像你我這抽大烟的，落到：一頓了頓，向那老婆看了一眼，又低聲說：「在這窮烟館裏起瀾，甘脆，就不必抽了」，說完眼望着馬二爺格格的笑，那馬二爺亦隨着笑了笑說：「有錢講究，沒錢將就，可是貨賣同價，衣冠不齊整，就不够大地方的譜，你我全是面人，

(一) 霜玉白

還不明白這一層嗎？說的正在高興，門帘一起，走進一個五十上下的男子，腋下夾着一個布包，那包上的油泥，一片片的，在黑黝黝的屋中一看，上面好似印的黑黃色的花，滿面的文雅風氣，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慢慢的將布包打開，從書本上抽出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字，伸手遞給老婆說，「二奶奶，勞您駕，井老爺來了，您轉交他，這是他所批的八字」，那老婆接在手中，說：「井老爺發了財了，不往這小烟館來，等着吧，那時來了，必交給他」，冷太太反過身，將那男子上下打量了兩眼，向他問：「批八字多少錢」？那男子將布包捲好，向冷太太笑了笑說：「沒有定價，客人隨便的賞」冷太太將手伸進衣袋裏，摸了摸，四角錢，去兩角烟錢，再去半盒紙烟錢，下剩一角五分，便向那男子說：「我這還有毛兒錢，可以嗎」？那男子向前挪了挪，望了望她那伸在衣袋的手腕，笑了笑說：「少點平常批八字兩塊錢，如今我的生意稀鬆，您哪給個對扣吧」，冷太太一聽，閉上兩眼，一聲亦不出口，心中早已盤算妥當，一角五便批，再多不成，決不能因為批八字而抗烟刀，那男子翻

(一)霜玉白

了翻眼皮說：「太太，那髮兒給五角錢湊乎頓飯吃」，他那滿臉希望着冷太太有一個圓滿的答覆，那冷太太被環境所迫，金錢所限制，自然言無二價，並且自己死心塌地的，靜等着那男子自己點頭應允，那男子心中嘆息着：「俗語說得好，落了毛的鳳凰不如鷄，想當年，批一個八字是沒有價的，如今批一個，會減價到一角五，亦罷，君子無時且耐時吧」，他長嘆了一口氣，伸手將包兒拿過來，找出來筆紙，向着冷太太問：「太太！您貴姓」？冷太太噴出了口中的烟，端起壺來，喝了口水，答說：「姓冷」，那男子將紙鋪在床上，向前一爬，仰起臉又問：「是自己批嗎」？冷太太吸着紙烟，搖了搖頭說：「不，是給我們當家的，你那條上寫我們當家的名字好了」，那男子又向前欠了次身，兩個眼，向着冷太太拿着紙烟瞪的滾圓，恨不得冷太太一伸手遞過來，解一解癮，豈知冷太太毫不會意，等了一會，看冷太太向盤裏揮了揮，他乘這時候，一伸手，詔笑着說：「太太，妳賞給我吧」，冷太太將手腕向後躲了躲，瞪了他一眼，眼看他那隻手越湊越近，一狠心，放在口

中，緊吸了兩口，遞給了他，他虛合眼吸了一口，這一股氣，半寸長的煙頭，完全報竣，向地下吐了兩口吐沫，重行拿起筆來，問：「太太，您這位當家的多大年歲，那月的生日，什麼時辰？」冷太太一樣一樣的告訴了，他滿寫在紙上，又問：「您這當家的台甫怎麼稱呼？」冷太太仰着身子，手向口袋一伸，一凸肚子，掏出一張名片來，向床上一丟，他拿起來一看，是冷因兩字，突然驚陷着臉色一變，眼睛瞪着，那眼珠上，如同塗上了一層紅色，禿禿的喘着大氣，冷太太一看他那形容，好似與冷因有關係，而且還要別的情節，眉頭一聳，很疑惑的問：「先生，你與這冷因認識不？」那男子強自鎮定了神色，現出一種苦笑回答她，「不……不認識，但是他……他現在在家嗎？」冷太太起來，一手拄着煙槍，一手去順理頭髮，那兩個炯明的眸子上，含了淚珠，剛要開口，那淚一滴一滴的流落下來，抽抽噎噎的說：「先生，你要問他，他現在不在家，論真的，批這八字，並非是批他那年走運，是批批他那年能死呢！」那男子看她那一番表情，又吃一驚，心說：「這冷因

(一) 霜玉白

還不是作了一場孽呢」，索興將名片一併捲在巴裏，仰着臉，鼓了鼓咀唇，冷太太一擺手兒說：「先生家醜不可外言，請你不必問了」，那男子因為萍水相逢，地位攸關，再說人家必有難言之隱，不問亦罷，便站起身將布包挾好，笑向冷太太說：「過兩天見吧」……又轉臉向那位二奶奶點了點頭兒，掀帘走出，那冷太太抽完了煙，亦就離別了烟館，走在中途，方才想起，並沒給那先生錢呢。閱者看到此處，一則要納悶那批八字先生的暴怒，二則要明白冷太太爲什麼委曲，但是不要忙，請您向下面看去。

凜冽的風，吹的雪花，撲到窗上，刷刷的作響，街道上，如同鋪了一層白毡，樹上的技幹，颯強着與寒風抵抗，白母進了通爐火，向玉霜說，「今天告假吧，大雪滔天的，看滑倒了」，一個十三四的姑娘，梳着兩個髮辮，圓圓的臉龐，胖胖的身材，但是屋中並沒有三個人，那麼她，當然便是所喚的玉霜了，她將書包挾在腋下，站在門旁，向外望了望說：「媽！不當緊，所好不遠，我一跑便到了」，白

母向例對於女兒，很是經心着意，不過，她這是爲的學業，不便緊緊的阻攔，所以便默許了她那求學的決心，玉霜取了母親的同意，欣欣然推門走出，心裏想着，三步當做兩步走的到了書房，臨到腳下一踏着雪，列了列嘴，又將那一番勇氣消滅，一步一陷的在土道上走着，所好距離書房只不過一街之遙，展眼之間，便到了，在門外跳了跳脚，才推門進去，一看同學們一個不缺，行了禮，歸入本位，冷先生站在土台上，手舉着藤桿，向黑板上指着，玉霜抬頭一看，上面用粉筆寫着，「春秋配」，玉霜皺了皺眉頭，心說：「平常所講的是三字經，國文，今天怎麼寫出這三個字，但是這三字是什麼名詞，作何講解，正自猶疑，冷先生突然敲了一下黑板，向下面說：「春秋配，這三個字，你們可明白其中的意思嗎？」尾聲未盡，有一個男學生站起身來說「先生，我明白」，冷先生問：「你明白是什麼意思，講講」，那學生答：「前一個月，東頭的大春，南頭的老秋，他倆偷着跑到蘆葦裏不學好，不料被村正看見，呸……呸……一入睡了一口，合籠起來，不是春秋呸嗎」，

(一)霜玉白

冷先生瞪着眼，申斥着說：「胡說，這個配，不是那個呸，這個配，當作配合講」，那學生接續說：「那個亦有辦法，先生如果正走在那裏，鑽到蘆葦之中，加入了他們的，那個事，不就是春秋配啦嗎？」冷先生一聽，氣得面紅過耳，跳下了土台，舉藤桿打了那學生兩下，那學生便不再言語，冷先生看着玉霜，用手捂緊了兩邊的耳朵，臉上泛起了一層紅雲，問：「玉霜！妳可明白嗎？」玉霜將手放下，正扳着面孔說：「我倒明白，不過牽情奪理，說出來，怕先生打我」，冷先生素常知道玉霜是一個規矩而又聰敏的女孩子，笑着說：「妳說，說的不對，亦不怨妳」，玉霜先聽他吩咐，暗自憂愁，後又聽他說，說的不對，亦不埋怨於人，心下才放寬了，便說：「春是春天，秋是秋天，因為兩季一樣的不冷不熱，所以才配配合起來」說完了，兩個水涔涔的眼睛望着冷先生，心中怦怦的跳動，那冷先生聽了，笑着點一點頭，繼又問：「這裏面可有什麼講章嗎？」玉霜遲頓了一會說：「怎哪知道俗語說冷熱不均，冷表示冬，熱表示夏，兩句湊合起來，不就是春秋得配冷熱不均嗎？」冷先

(一)霜玉白

生又點點頭，暗想這孩子真聰明，真有思想，實堪造就的人才，忙又上了土台，用手指點着說：「春秋配，原來是一本書，你們的程度不够，先不能念這本，一下手先念汾河灣，這本書，是有歷史性的，念完汾河灣，再念烏龍院，再往後轅門斬子，坐宮盜令，狸貓換太子，走馬薦諸葛，多早晚念到蕭何月下追韓信便可畢業，領取文憑」。玉霜一聽，先生必是大學畢業，來到這鄉村教我們這小學生真是可惜，霎時冷先生向學生說：「按次序領書，別搶」，各學生依照他的辦法，一個個將書領下來，一看那書，先生早給訂好書皮，還寫好姓名，玉霜翻開一看，書名是南天門，暗自念了兩句：「急急走來逃慌忙，點點珠淚洒胸膛」念着又合轍，又順口，心中非常喜歡，更以為要是換了這書念，不難畢業了，冷先生估計着個人的性質，全給用硃筆號上，吩咐念起來，惟獨玉霜念的聲音更高，冷先生一聽，搖幌着腦袋，用手拍着板，得意洋洋，念了一會，吩咐按次序背，第一個便是玉霜，玉霜平端着書本，恭恭敬敬的放在先生面前，背轉身形，兩手垂在兩旁，背誦着：「急急走

來逃慌忙，點點珠淚洒胸膛，似魚兒，逃出了千層網，虎口內逃出了兩隻羊」，背完扭過身去，等待先生上了書，回歸本位，第二個，便是方才頭一次，講解春秋配的那一個，將書放下，背過身去，站了約有兩刻鐘，一個字亦沒說出，冷先生急燥着說：「背呀」，他搖搖身子，亦隨着說：「背……背」，冷先生將棒子一拍說：「背書」，他亦隨着說：「背書……背書」，旁的學生，不由全笑起來，冷先生怒不可遏，順手抄起藤桿，舉起來，照定頭頂，一連五下，他抱着腦袋，向外便跑，口中還喊着「急急走來逃慌忙，點點珠淚洒胸膛」，冷先生一看，此勢不妙，如果跑回家去，這飯碗可要絕望，所以邁着大步追上前去，相離不到二尺遠，他那嘴裏還喊着「似魚兒，逃出了千層網」，冷先生搶上一步，將他一把抓住，抓回屋中，亦不敢再打，倘若再打，恐怕再拉着一個學生走，還要楞說：「虎口內，逃出了兩隻羊呢」，怒沖沖將書本向地上一扔，厲聲說：「念去念熟了再背」，他兩眼望着先生，慢慢的彎下腰去拾書，溜溜秋秋歸到本位，這時節，屋中的聲音

消散了，在他那威嚴之下，誰亦不敢出聲兒了。接着次序的將書背完，又靜默了一會，便宣佈下學，男女學生們，得了這種口令，如同犯人遇赦，蜂擁着向外奔跑，玉霜很不耐煩，等候走的一乾二淨，她才挾好了書包，行了禮，走出屋門，乍一看，那慘白的氣氛，兩眼有些模糊，將眼緊閉了一會，再睜開一看，清亮了许多，雪花紛紛，吹在玉霜的臉上，覺着如同針尖所刺的疼痛，猶自挺着胸脯，踏着雪向前走，到家以後，自每早已將飯做熟，她吃完飯，手不離書本，默念着新上的書，「惱恨那，魏忠賢，賊子奸黨，我朝中，諸諛臣，擾亂家邦」，念得純熟，心中想着：「冷先生，教法嚴明，自己要用心功讀，萬別辜負了她一片血心」，於此可見，玉霜對於求學，不遺餘力的心志，如果遇有良師，將來必有好的果決，只可惜遇着冷先生這位，假斯文之名，誤入子弟，教育的前途，實堪痛息，究不知這位冷先生，便是冷因，他是小學二年級的根基，自修了十來年，統計起來，亦就是高小的程度，按教育的制度而論，大學畢業，能教授中學，中學畢業，才能教授小學，他在被

(一)霜玉白

公約的時節，亦曾這樣想着：「鄉村的教育，比不得市鎮上，鄉農中，坐井觀天的多，知書達理的少，憑着自己所有的技能，足能應付二年五載，所以更要用三天功課教五天，五天功課教八天的法子，混了六七年，學東方面亦會測想着：「冷先生的程度真高，差不多在這村裏教三年滿的很少，看起來，還是要有真實的本領，才能使地位長久呢，於此又可想見，冷先生所抓住的弱點，很有把握了，所以搜索枯腸的，鬼混到如今，所有的玩藝，已經傾倒無存，再亦沒有方法向下支持，便異想天開趕了一次集，買了幾十本唱本，其如西皮，二簧，梆子腔，各種門類俱全，名目亦很多，在他挾着唱本回來的時候，心裏想着：「下了兩塊錢的本錢，可以混二年的飯吃」，心意中的滿足，自不必表，所以將舊書收起，實施他的新教授，而且測量着，如果原書去念，這書皮上的畫，不大妥當，再則亦要將家長的眼目遮住，方才牢靠，所以下了一夜的苦工，將唱本整頓好了，本來，沒有功課可教，如同斷了食糧一樣，但是冷先生的窘困，旁觀者看來，較比沒有吃的還要難受，他尤其要用

(一)霜玉白

一個試探的法子，在黑板上寫了春秋配，如果學生之中有報告：「先生，這是一齣戲」，那麼，便將這些唱本置之高閣，不得已唱一段辭活，而了此局，然而，在他寫了以後，心中不住的跳動，故意作弄出一番威嚴，所好這種把戲，並有有識破的一個，所以便實行新教授了，過了半年，玉霜愈攻猛進，念了廿幾本，有一天，下學回來，用罷晚飯，白母通的烘烘爐火，點的亮燭的燈，坐在炕上，看着玉霜默默的溫習功課，心中十分的愉快，一陣湧起高興的念頭，向玉霜說：「妳白天上學，夜裏念到半夜，念的人成了個書呆子，臉色焦黃，眼皮青腫，大諒着所學的功課，一定大見長進，可是妳亦將妳念的書，念給我聽聽，玉霜不不過臉去，將書本一合，向白母笑着說：「聽嗎，真聽嗎，我早已打算念給妳聽，不過，看你近些天來，精神頹敗，所以不敢攪妳，現在，妳只要願意聽，我就念，好極啦，一節一節的還合轍呢，好聽極啦，妳聽着，我念啦」，她重又將書本翻開，檢了「段念起」那一日梳粧來照鏡，門外來了沈延林」剛念到此處，白母伸長了脖子，兩眼看到書本

(一)霜玉白

上，驚奇着問「妳念的是什麼書？別是唱本吧」？玉霜說：「不……不是唱本，是書，先生說：不够程度的學生，還念不了呢，快了，我還差幾本，便念到蕭何月下追韓信，就畢業了，白母說：「妳說，妳那書包裹，還有什麼書」？玉說很高興的將書達在一處，說：「剛念的是玉堂春，念完了的有南天門，汾河灣，慶頂珠，法門寺，十幾本啦」，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法門寺，裏邊有劉瑾，有梅鄔縣，還有孫玉娥，妳聽我念兩句「好你個胆大梅鄔知縣，把一樁人命案，審問倒顛，限三天將人犯，一齊帶見，少一名把兒的人頭，懸掛在高桿，先生說啦，念到人頭，還得拉長聲，遲一不，再念懸掛高桿，妳說有意思吧」。白母笑了笑說：「傻閨女，自然是有意思，你要再學會了腔調還有意思呢，妳知道嗎，這都是戲，合着這好幾年，所上的學，倒是很有成績，說了半天，全是學的戲呀，但是這個，就說是書吧，是妳個人實的，還是先生給的呢」？玉霜呆呆的翻着唱本看，心說：這明明是書，怎麼又是戲呢，戲，又是怎麼當事，思想了好大半天，真是茫然不解，向白母說：「

(一)霜玉舟

媽！是先生給的，不只給我一個人，一律全給了，可是我不明白戲，是怎麼當事」

兩個水汪汪的眼，蘊含着無限的嫵媚，看着白母，靜待白母給予她一個明白的解釋，白母說：「戲，就是戲台上唱的戲，梆子、二簧都有，我每逢到天津去的時候，亦必耍聽個一兩次」，玉霜不待說完，將唱本向旁邊一推，湊向母親面前問：「媽！妳說戲，就是戲台上唱的戲，可是爲什麼，要唱戲呢？」白母說：「唱戲，爲的掙錢，那亦是一行，可亦不是容易事，還得拜師傅，有多少年的功夫，才能指他爲業啦」，玉霜聽得很入神，眼珠兒一轉說：「女的行嗎？」白母看了玉霜一眼說：「女的爲什麼不行，女的掙錢還多呢」，玉霜再向下問，白母便不說了，母女們沉默了一會，在這過程中，所好有爐中火爆的聲音，跳動的燈火，給助着興味，白母先開口說：「別的不提，就以現在這位冷先生說，不教給妳正當的書，教給你念唱本子，可是他有什麼用意？莫非他唱過戲？既然是唱過戲，你亦不能教給學生這個，干脆，明天請長假，退學吧，咱家有的是地，亦用不着妳唱戲吃飯」，面色是那麼沉著

着，玉霜一看母親對於先生教的功課，極端反對，個人心裏雖然對於他有感覺，但是母命不可違背，心無主旨的，垂搭着眼皮，點了點頭，母女漫談些閒話，方才安息，轉天的清晨，白母果然給玉霜請了長假，玉霜從此便在家自修，但所自修的，四書是有限幾本，國文有幾本，再則便是那，新的課本，南天門等等了，人的心情，感着興趣的便要多作，所以玉霜的心情，完全注重在唱詞方面，自己亦會想起母親說：「唱戲能掙錢，念書呢，不亦是作事掙錢嗎？究其實，脫不開一條道，爲什麼不抄的走，而學戲呢？」玉霜想着，主意已經取定，暗暗的說：「母親既不讓我上學，那麼，不客氣，我便學戲」，她抱定了決一無二的宗旨，心中已經鑄成了鐵案，向來兒女在天真爛漫時期，如同向紙上抹顏色，抹紅便紅，抹黑便黑，董染的成分造成是很快的，她尤其以爲她不久的將來，會在舞台上顯顯頭腦，認爲是一種最爲自由最爲開暢心情的職業，如此看來，她這向梨園去的步伐便算開始了。

——離別了罪惡的淵藪——

飲盪的水波，蕩漾着淺綠色的浮萍，向着岸沿飄奔，坐在岸上的冷囚，端着旱烟袋，一口一口的吸着，看那一灣春水，湧起了無限的感慨，回想着自從到了武清，糊裏糊塗鬼混了這些年的飯吃，殊不想才盡力竭，再亦不能敷衍下去，所以被學東們公然下了逐客之令，立時不能棲身，所以另謀地圖，他低頭一看，那破舊的行李，便是所落的東西，兩眼釘住了喘了一口大氣，念頭一轉，思慮到前途上的棲止，真是茫無所向，想起回家，又不知家在那裏，妻子又不知去向，直到如今，亦沒有找尋出下落來，莫非說：這有家難奔，有國難逃八個字，要應驗到我的身上，一面想。一面摸索身上的衣服，心說，這裏又不是市鎮，那裏有不當鋪，如果在市鎮上，將棉襖脫下去，當幾角錢，吃上一頓，豈料處在這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可有什麼方法，然而那肚腹之中，更要趁勢咕嚕的響個不了，被食與住兩相夾迫，漸漸的萌起了輕生之念，向四下望了望那多見樹木，少見人烟曠野，竟會找不

(一) 霜玉白

出一棵短矮的樹來，正過臉看了看那坑中的水，心說：水面上冒不上魚兒希噓的圈泡。這水必定不會淺的，倒不如與那活潑歡喜的游魚，作一個永久的朋友，所好水在這個時候，決不會似「三九天氣那麼冷」，他決定了，那水坑，便是他一個最舒暢的歸宿。想罷，又向四外望了望，只有幾個小孩子，穿紅戴綠，在老遠歡跳着玩耍，然而是不濟事的，而才站起身，將行李捲向身上一背，解開褲腰帶束縛牢實，一咬牙，落下了幾點眼淚，向前一邁步，突然又行止住，心說：「且慢，我的父母，是早已去世，我的兄弟姊妹是沒有的，自幼來六親不靠，只有一個妻子，如今不知去向，但是，她無論着落在那個地方，決不會料到我今日，進一步說，我會投水自殺的，那麼，我惟有……」他頓了一頓，用袖口擦了擦眼淚，叫了一聲賢妻！賢妻！甘詭說，我二人沒有白頭到老的緣分，假若說，妳如今要是死了，在九泉以下等我，如果沒死，那麼，一切的一切，我可便要失陪了，他在珠淚淋漓之下，所萌的死念，馬上決無疑義了，猛一抬腿，想一招招式不對，所以又一鼓勇氣，一灣腰，只聽

嘆息一聲，所有欠下的雙楫，便很爽快的一筆勾消，正在這當口，從側面划來一隻小船，船上放着破亂的魚網，船頭上，坐着一位年近六旬的老翁，穿一身青布的夾褲襖，面帶慈霽的顏色，他乍一看冷因溺水，急忙將船划起，來到臨近，老翁將衣服一脫，只剩下一身紫灰布的褲褂，一挽袖口，將胳膊抖了兩抖，咯叱作響，一翻身跳下水去，兩手抓住冷因，運足了力氣，將冷因抗上船頭，伸手一摸胸口，尙有餘氣，可是肚腹，已經澎漲的很大，遂施開控救的手術，約有兩個時辰，冷因方才喘出一口氣來，但那氣息很細微，老翁在旁，等候他喘勻了氣，睜開了眼，才用手撫着冷因的胸口，眼望着臉土，問：「你爲何尋此短見？」冷因向岸旁一看，柳條兒層層密密，隨着風傾往一個方向，但那綠湛湛的顏色，激刺到他的眼裏，不由湧出淚來，說：「老爺？你貴姓？」那老翁答：「姓蔡，可是你因爲什麼尋此短見？」冷因忍住了淚，將經過的情形一說，老翁說：「好了，你緩一緩，吃些東西，我將你帶回家中，再想生活的辦法，所好我家中就是一個兒子，一個兒婦，兒子名叫

蔡晉臣，他自初在天津上學，出了學房，旁的本事沒有學會，學會了批八字，算命，可是他不在家，你趕快到船裏，那裏有的是餘錢，還有昨天剩的熬小魚子，吃去吧，你吃着我再撈個一兩網，咱就回家」，簡爽說：冷因吃了東西，這老翁又打了兩網，打上不少的魚來，這才抄起了櫓，向家中而去。

這一年，那無情的蒼穹與人們降下了厄運，這厄運偏偏降在農村，應該刮風不刮，應該下雨不下，打破了五風十雨的固例，所有河北省所轄的農村，全在被難下，除了荒旱，便是蝗蠶，東種東不收，西種西不收，雖然有着種地的，亦較比每年減去了收成，按鄉村的目標，便是指天吃飯，賴地穿衣，這樣一來，都在叫苦連天，武清一縣，當然亦不能例外，單就武清縣說，家家沒有隔夜之糧，稍有餘裕的，亦都耗費個粒米無存，看那形勢，不久的將來，就要發現不良的象徵，白母每日裏愁眉不展，不時的長吁短嘆，心中想着：「慢說再住個三年二載，就是眼前，眼看就要挨餓，不想逃活法子，豈不湊吃等死」；繼而想到玉霜亦不小了，人情世

事，亦稍微明白，遇上事或者亦有一個極好的見解，所以將她喚到面前，苦笑着面容說：「妳看這種年月，真是擠羅人，無論你吃多大的辛苦：化多少錢買種子，亦是瞎受累白花錢，我看這地是指不的了，今年過去，盼明年，明年要還是這個樣子，可爲什麼辦法，妳想想，咱有什麼生財之道，可以將就活着呢？」她聽了這一番話，兩條肩皺得很緊，想了會子，突然一張咀，旋又閉上，白母問：「妳是要說什麼，可說呀，俗語說，一人不可二人治，三人才出好主意，妳亦不小了，有什麼主意，妳就說，咱娘倆合計」，她先自笑了一陣，緩緩的說：「我倒是有法子，就怕妳不願意」，白母尋思了會兒說：「我明是，妳那個法子是給人家埋菜去，那豈能行，三天掙不了一頓飯，按說可是維持現狀的法子，可是將來怎麼辦，年月的事，跟誰批合同了，今年不好，明年淮強，她將頭搖幌着說：「妳哪猜的不對，不是那個法子，再說人家還不准僱人呢，我的法子，是人挪活，樹挪死，咱們全往天津，我看那個地方倒活動，妳看人家黃大娘不是頭兩月走的嗎，前兩天回來了，看人家穿的

是什麼，腰裏的錢很富裕，我看那兒全比這兒強」。白母說：「按說人那活，樹那死，可是去倒好去，到了天津，那兒房子是貴的，一恍一個月，再說吃食桃費全是大的，在這兒還顧不過全，到那裏更要命了」她說：「您哪竟那變想，甘脆，就守着這房櫃子餓死吧」，如果不棄着有墊補走，等待真要耗個分文沒有。再想走，我看怕辦不到了」，白母低下頭，手撫着腦門沉沉的思想，思想她所說的方法，倒亦能行。所好過個一年二年的，年景一好，還照舊能回家，因而向她問：「妳說多容易呢」？她說：「走的事兒哪自己定規，我不知道家裏還有什麼，應辦的事」，白母仰臉兒想一想說：「那麼後天走，勻出一天功夫，我拾躲拾躲東西，齊全齊全衣裳，妳要知道，那個地方不同咱這鄉下那不破亂，亦沒有人笑話，再說咱是找飯吃去，不是要小錢去的，稍微帶點窮氣，就有人不理妳，你說家趁白萬，亦沒有人信」，她對於白母的言詞，雖然沒有實地經驗，然亦默會其意，母女的計議。從此告一段落，轉天：白母果然齊全裹西將傢俱等等零星應用的帶着，大件的託

人照管，房子亦託人看着，一律辦理妥當，一轉眼，又是一天的清晨，家中人便一同離開了頹敗的農村，向繁華的區域邁進，到了天津，馬上找房子是不容易的，所以先投奔到親戚家中，說明了家中被難的一番苦況，旁聽者莫不嘆息，一連四五天，她感覺寂寞，便在大街小巷漫遊了幾個圈子，那嘈雜的景氣，與燦爛的燈光，倘若放到乍一來到天津的鄉人眼裏，必要感覺愉快，新鮮，但她自有生以來，並不像鄉女的骨胎，她的心思，亦不是像鄉女那麼固執，至於她的眼光，亦是高超的，所以對於市上的一切顯像，她在她的眼裏却如同司空見慣，毫不以為生色，所以她亦會看過幾次戲，腦海中却已經有了深深的印象，不過只是口頭上的述說，並未見到真實，這麼一來，自然會又感動她那單純的思想，她亦會思想某一個藝人的成名，一半是授習，一半是自修，如果自己得有門路，成名的必快，如此的空想，不知有過多少次了，所幸不多日子，便有朋友給覓好了房，母女們有了住所，很安然的度着歲月，玉霜居然拜了名師學戲了，不過關於所住的地方她是很不滿意，但因

沒法賃房，竟成爲她的心病，原來所住的那地方是一條窄短的胡同，越在深夜，來往的人越多，因爲那胡同並沒有設路燈，所以常常發生兩頭相撞的笑話，這地方，並不甚遠，是在天津的一個角落，臨頭的一個院落，掛着白紗的窗子裏，兩個女人談着話，玉霜說：「方一到在這裏，我便看出太雜亂，按說習學着玩藝，沒有什麼妨礙，不過較比起來，身分，人格，敢說比她們高貴的多，我想，還是離開這裏的好」，白母皺了皺眉說：「是，我早已亦有這個念頭，不過，沒有房子，可向那裏挪，最好，少出門，自己在家中習學，那時有了房子，一定離開這不乾淨的地方」，玉霜漫無精神的扯起細嫩的喉嚨，唱了一段杜十娘，唱完了說：「媽！我看這評戲，好學的多，比不得梆子腔，要好嗓音，評戲只要腔調好，作派好，我想比什麼全強」，白母笑了笑，斜看了她一眼說：「妳決不說學字念書好」，玉霜一搖頭，新剪的髮，顫動着好似代表她表示妳說這話，不是應付潮流的，孤住社會上弱點的法子，她咬了咬下嘴唇，眼皮一翻說：「您說這話，根本靠不住，俗語說得却

好，行行出狀元，地方說：被困難所迫，或是遇人不淑而墮落風塵，甚至於當了妓女，那麼就不算人了，你想開了，人不過是受着環境的支配。於生活方面，是沒有妨害的，換句話說，尋不到高尚的地位，就死了不成，那樣一來，世界上不但人稀少，而且亦會看不見冤大頭了，但是：我雖然年輕，現代社會的情形，看透，什麼是名？什麼是利？只要你趁洋錢，即便你是名譽人格失掉的人，亦受人恭維，受人溜捧，縱然你名望大，地位高，沒有洋錢，你聽，可以將你批評得下了十八層地獄，簡爽的說：金錢主義的社會，不得不趨合他一下子，媽？妳說是不？白母聽他這一席話，理由很是充足，終以無可如何而了之，她從此認定了這種目標，日夜不怠，在評戲上下功夫，那個時節，評戲上，得有真傳的很少，如張柏齡，趙月樓，雖然真訣沒有，兩個便可數一數二，玉霜的師傅，在他二人之中，亦能並駕齊驅，所有的秘訣劇本很多，他見玉霜聰慧過人，所以教法上，例如唱，做，念，身，步，指授的無不美善，玉霜努力學習，不消二年，純熟了十幾齣，白母一見她

(一)霜玉白

的藝術，長進到如此地方，但她那心中，亦歡忭起來，以爲前途上發現了無限的光明，無限的快樂，便將「詩書門第」的念頭已然打消，一陣高起興來，站在門外瞻望，看見那脂粉遍施的女人，一個個在實施着輕薄的舉動，那一幕猥褻的情景觸在眼裏，心中便有所感動，心中想着：「她年歲長長，智識開了，所學的技能，亦大有進步，如果要作一個高尚的藝人，非得離開這罪惡的淵藪」，白母萌下了孟母擇鄰的志向，四方求親告友，遍尋房間，那一年，遊藝場所正在興旺，各園的老板們，四方奔走，約聘角色，遊藝之中，評戲正在盛興，馬鬼樓有李金順，白菜心等等角色，所演各種劇目，很受各界人士的歡迎，尤其是商人與婦女們，對於評戲已經有了深深的印象，層層羅致，玉霜亦在被約之例，本來，凡是某一個藝人在初次登台獻藝，所有的技能與其所處的地位，無論是開場，以致於壓軸，應付裕如，然而本人却總是胆虛的，因襲成章，玉霜自然亦要蹈着這種習性，原來安插在前二的碼子，她亦明知向下推一個碼，每天的戲份多一點，但她却不肯那樣應付，勉

強挨下一個前二，她會說過：「寧可使人惋惜，不能使人起了反感」，如此作去，所以在打泡期內，藝術方面，雖然沒有特殊的佳評，但亦沒有指出疵點，人緣方面，是很滿足的，她在看出了效果以後，如同一塊石落在平川，旁的藝人，處在這種局面以下，必以爲平坦的前途，邁着醉漢的步伐，亦能走到盡頭，她却與這樣思想兩相違反，心板上刻下了「藝術尙未成功，個人還須努力」的字樣；彼時，報章上，亦曾有了「白玉霜一鳴驚人」的標題，然而，人心各有不同，亦就有「不瞭解藝術的真昧，而以「不堪造就」的字樣蔑視，但她對於種種的評判，一律置之度外，拘了「笑罵任人笑罵，好壞我自爲之」的觀念，向歌壇上急取猛進，不消二年，她便推行到中場，每天的戲份，除了家中的挑費，尚有餘裕，她更將所餘的錢，積少成多，而孤注一擲的製買了行頭，這一鋪張場面，難免要拖一些外債，說來這種事，本是藝人的一種慣例，金錢的通融，亦是藝人必有的條件，她不但性情梗直，而心氣極其精細，她將出演以來過程中，用一個小日記本記寫下來。

(一) 竊玉白

初三日……珍珠衫，飾王三巧，見蔣興哥時，作法板滯，靡稍表神情。

十二日……杜十娘，飾十娘，描摹爲妓之態度，過爲火熾，但環境上，宜穩重爲佳。

十九日……小過年，雖爲評戲中之小戲，然特殊繁重，口齒鈍笨，應當自修。

二十日……復演小過年，疵點毫無，俱獲好評。

二十五日……桃花菴，飾陳妙禪，各場皆演到好處。

三十日……開謗，演來生色，倘注重於藝術，不偏於騷亂，必得顧客反感，作法，應躲避騷亂，而顯現出劇中人的本色。

她將這零亂的日記，寫劃的很不整齊，從潦草的字句上，足以表示出她對於藝術上所下的苦心；一天的夜間，母女從園中歸來，她因爲當晚所演的劇目很得意，所以又將日記翻騰出來，從頭至尾，念給白母聽，白母聽了，眼望着她那粉白而又罩上了一層紅暈的臉，要笑，只抿着嘴，兩腮鼓鼓的，而又笑不出來，最後，

說：「報告妳一個好消息，不久要去北京，聽說園子是開明，是包銀班，我想，一輩子不出馬，總是小卒，如果這一次籠外，打紅了，咱們娘們可有飯了」，母女們在夢鄉，依然是作着那意想不到的喜劇，一個月以後，果然隨同班中的領袖去北京了。

北京，原是一個文化區域，所有的居民，多半是有閒階級的人物，從幾條雅靜的街市上看來，却不像天津的繁雜，居民們，好玩的，多，例如溜溜先農壇，逛逛北海，俱是富有興趣的動作，再說所供給人們的娛樂，戲劇一道，便是此地的發源，所以沿傳為京劇，京劇既然出名，而京角亦頗出色，比例說北京的角色到天津來演唱，究竟沒有什麼出色，亦要受觀眾的歡迎，天津的角色到北京去唱，兩相比較，便會分出四兩半斤，這種形式，就如同江西的瓷器，到天津值錢，天津本地造的，到江西便相去懸殊了，所好近些年來，天津方面去的角色，提高了不小的身價，但亦不能並駕齊驅，評識一種，在北京是最生色的，不過賠賬的很多，所以凡是一個評

(一) 霜玉白

戲社，但願在天津演唱，不願意打北京，這次籬外除非重重的包銀，或可有去的，山霞社有一年，出演開明，虧折了一千多，便是一個證鑒，這一次白玉霜到北京獻技，消息早已傳到京人的耳鼓，早早的在熱烈的歡迎着，但玉霜亦早已參悟透北京對於評戲的認識，所以到了北京以後，對於表演上，十分注意，絲毫不肯鬆懈，每逢在旅館休息的時節，總在研究着，怎麼能抓住觀衆的心理，而在北京增起了聲氣，與一般同行姊妹們，闖開一條佔着優勝的路子，無論劇本，唱詞，以及動作，完全要趨於時代化，要給與現代人心的急切需要，待人接物，都是謙承和藹，彼時凡是有劇癖的人們，腦海中都印下了白玉霜三個字，但她還有一種自持的心性，一不結交機關上的人員，二不會奉承，拍馬屁，只認准了我這玩藝憑值一塊，要作到一塊二的成績，她如此的作下去，一晃一年多的光景，聲氣是漸漸騰起，她的志向亦是始終不變更的。

——勢力範圍下的悲聲——

閃灼的燈光以下，顯出兩個人頭，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子，那滿面文氣的男子是冷因，那媚氣撩人的女子是蔡晉臣的妻子勾氏，那勾氏修飾得粉面桃腮，裝扮得亦很入時，雖然是如虎之年，風韻猶不減青春，叉着一隻手，乜斜着眼珠向冷因說：「酒亦熱了，菜亦熱了，咱倆乘這時候，喝上三杯兩盞的，以解這些日子的悶，再要遲延，老頭子一步闖進，可就麻煩了」說着搖顫着脚尖，希望着冷因有一個溫柔的答覆，冷因眼向外一瞧，心坎卜通卜通的跳，低微着聲音，答覆她，「大嫂，早已看出妳的心情，是真愛我，真憐恤我，不過，這偷偷摸摸，豈是長久之計，總要設一個相當的辦法，離開這老頭子眼皮底下，安安靜靜的去度着秘密的生活，是多麼好」？勾氏伸長了脖子向外聽了聽，猛古下的下了地，撩開門帘笑着說：「您哪魚賣了嗎，怎麼回來這麼早」？說完回頭看時，忍不住的笑了，原來冷因竟在

(一) 霜玉白

地下躺着，可是一條腿落下來，一條腿還在炕上，當裏會濕了一大片，兩隻眼直勾勾的看着勾氏，勾氏笑着說：「好尿蛋，一句話，吓得你順着咀流騷水，快起來吧，沒有事是我鬥你呢，說着向前去拉，突然又將手退回來，捏住了鼻子，一皺眉頭說：「好味氣，橫豎連後門全開放了吧？」冷因一挂脣膊站起來，尋了紙，便向茅房跑去，收拾乾淨，又回來重叙情話，洗過了手，一看酒菜擺列齊全，兩人一杯一杯喝了下去，喝了功夫不大，便忙忙收了下去，及至老頭子回來，兩人各在各自的房中，相安無事，却說蔡老頭自從打漁搭救了冷因，看他文質彬彬，不似那市井中的流氓一流，便安置在家中，竭誠款待，經過許多次經驗，冷因並無軌外的舉動，所以將他拋在家中，與兒婦相近，亦頗放心，無如天河無阻，牛女幽會可期，日久天長，一個成爲入幕之賓，一個成爲薦枕之客，而相綢繆，不止三宵兩夜，本來俗語說得很對，「飽暖生淫慾」，到如今，會應驗在冷因的身上，冷因在猥這玉倚香的局面之下，只知道小腦袋攢當的歡樂，却忘掉了大腦袋扎河的悲苦，人面獸心，

更行越出他思想之外，又過了兩個月，蔡老頭一看，冷因對於家庭中的瑣事，操理得當，兒婦方面，亦無怨言，自己早出晚歸，頗爲安適，這麼一天，打的魚很多，到市上去賣，較比每天必要多需時間，所以到晚間方才回家，到了門口，口中還唱着

「青天高遠樹稀，西風緊，雁羣飛，排個一字一行齊，飛來飛去不分離，好相那哥哥妹妹，相相相愛，永相携」？……一。走進屋中，那尾聲還未消沒，四下一看，清靜靜杳無人聲，兩個房中全是同一的靜寂，原來一個走了，一個不在，旁觀者，如果聽了他那歌調，好似贊助他們相親相愛，永相携的意思，老頭子將網收拾妥當，尋了點東西吃了，閑莊找遍了，亦不見兩個人的踪跡，但個中的內情，他亦明白了幾成，不過，形跡上沒有可疑之點，不肯證實，後來，街坊家家傳說，他二人的猥褻行爲，所以他才十分相信，氣得老頭子鬍鬚扎立，熱汗頻流，暗自愧悔大不該將冷因弄到家中，而拐走了兒婦，心下還在驚怕着，「晉臣不在家中，出了這

(一) 霜玉白

不體面的事，我這老臉何以見他，好，世界之上，沒有好人走的道路，一個冷因會使夫妻離散，父子不能相見，好，好，我活這大歲數，尚不知賺了多少年，眼看便是朽骨一堆，不如早歸，省得多糟蹋幾年糧食」，思想之下，老頭子痛揮老淚，拿起筆來，一溜歪斜的繕蔡晉臣寫了一封信，寄到天津三合店，自轉天，自己將什物收拾妥當，託鄰居照管，只背了行李，走出家門，向着莊外奔去，順着大道，影兒都望不見了。却說蔡晉臣在三合店居住，專以批八字算命維持生活，他所走意的地方，除了小客棧，便是小烟館，因為裝束的樸樸，不肯邁進規模宏大的地方，再說江湖上找飯吃的，將十成的事分漸出來，三成外表，三成口才，四成技藝，他既沒有外表，口才又笨，單靠技藝，亦是作不到的，所以他衰頹到如此地步，這一天的晚上，從烟館回店，小二遞過一封信，他一看信皮，是由家中寄來的，心說：「不是要錢便是催我還家」，及至將信拆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晉臣吾兒見字知悉，自汝離家後，父無時不在想念，去信兩封，亦不見人來，

父每日打漁，早出晚歸，家中頗爲安靜，乃於今春，父放船至莊外，方到清水玩，突見一人跳坑自殺，父一時憐憫心動，將其撈救上船，問明姓冷名因，查其像貌，三十上下，看動作，並非流氓一流，問其尋此短見原因，據說：在武清教學，因程度不修，買唱本教授，不料被學東發覺，竟被逐出，生活無門，以致自殺，父將其引至家中，相安無事，不料日前回家稍晚，到家時，竟與勾氏相偕逃走，遍尋不着，聽人傳言，計譏並非一日，父覺過錯太大，無顏再見吾兒，乃去信說明，父已於昨日遠走矣，生死存亡，吾兒不用掛念，前程正大，吾兒好自爲之。

他看到結筆，那痛淚早已流滿前胸，渾身顫慄如同觸電，紅紅的眼睛，將信從頭至尾，看了三四遍，看到最末，還有一行小字，寫的是「家中東西，託鄰居照管，回家時，可向管主索要」。

蔡晉臣將信捲起，心中如同萬箭所穿，忽而站起來，忽而又坐下，他雖然，歸心似

(一)霜玉白

箭，無奈手中分文沒有，路費並無着落，及至躺在被中，閉着兩眼，說什麼故土家園，講什麼老父狡妻，如同現在眼前，究不知是腦筋的作用，睜眼看來，才知是一派幻想，然而在未睡以先，打定主意，從轉天起，所掙的錢，少吃減用，湊存路費回家，將東西變賣，雲遊天下，去尋找父親，可是在睡了以後，一切的一切，完全忘掉，說來人生如此，實不能向深處琢磨，又一天的下午，沿家到了那家小煙館裏，冷太太所批的八字，那是他從早晨頭一筆生意，所以一角五分錢便解決了，不料無意中遇着冷因，因為冷太太說他沒有在家，並沒向下追問，乍然間，怒燄高張，臨行之時，忘了要錢，到了店中，便擄到炕上，一臥不起，至於飢渴，完全置之度外，是臥病，是回家，是窺沉海底，是報仇雪恨，閱者不要急燥，自然有一個解決的。

一輛簇新的汽車，在一個大旅社門前停放，從車上跳下一個摩登的女郎，頭上拖着彎曲的髮，腳下穿着高跟的鞋，包括起來去形容，沒有一處不趨於時勢，她手

中拿着一捲報紙，卷卷的上了樓，走到四號房間，一推門進去，將報向床上一拋，拉過一床被子，蒙頭蓋臉，如同熬了幾夜的情勢，白母見她那懶態，心中揣想着，園子不定又生什麼故事，忙走到床前，撩開被，很和藹的問：「妳：妳怎麼這時候才回來，爲的什麼事，值得這樣生氣？」她將身往被裏縮了縮，只露出一堆頭髮，一聲亦不答。白母手撫着她的頭髮說：「妳今年亦不小了，在唱評戲的堆裏，亦可數一數二，怎麼熬的，能够獨挑大旗了，妳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或是誰誠心找尋咱們」說在此處，將臉兒一沉，含着八分氣，繼續說：「別生氣，媽媽一定有相當的辦法，妳要明白，不爲吃糧 不當兵，可是既當上兵呢，輪到上火線，就不能含糊」，她不住搖撼着玉霜的腦袋，玉霜突然將被一登，露出臉來，但那眼淚早已濕了滿臉，顫微着聲氣說：「媽！戲，不能唱了，該着受罪的命，不能高攀，我看，亦就止於此了」，白母坐在床上，盤了腿，向她追問：「倒是怎麼回事，是園子發生變故嗎？」她用手抹了抹眼淚，「您要問，您亦不認識字，不亦是枉然嗎」，白母想

了。曾子說：「又有什麼字，又是外方來信了嗎，再說來信不亦是煩戲的信嗎，何必氣得這個樣子呢？」她一推被坐起來說：「北京這兒，咱沒有什麼朋友，但是亦沒有什麼冤家，您還不知道。閨女的脾氣，自從唱玩藝那天，向例沒有得罪過那一位，怎麼這新聞界跟官面，完全跟我作起對來，如果玩藝那一個地方不好，作法不對，於戲理不合，或是唱的不對，可以加以批評，加以指導，我在感激之下，還給我一個好的收穫。就這樣子，攻擊，而又是逐客之令的官樣文章。看來，北京是不能唱了。」她話音方止，哭聲又起，白母在旁勸慰着說：「妳別哭，別難過，妳沒聽同行中說過作藝難，作藝難作藝難於上青天，唱不好，受不好的批評，唱好了，外方看着便有點不大彷彿，反正評戲，這種玩藝，讓人抓刀把的地方很多，妳往那上作，什麼有妨風化，妳不往那上作，干脆妳就不必登台，事既如此，妳放心，走南闖北，是咱們這行中的慣例，要記住，關公不鬥勢力，這不吃那還吃啦。」

玉霜跳下地來，躺在沙發上，兩手抱着肩兒，扯起了請細的喉嚨，唱那銀幕的歌詞

·唱着，感覺着沒有興趣，又站起來，比劃着問：「媽！您看我演電影行嗎？」白母看她轉變了神情，亦很喜歡，不過在他那笑咪咪的兩個眼眶上，還汪着淚的痕跡，心中反是又愛惜，又疼痛，本來，做父母的對於兒女，有多少不牽繫於情腸的，白母的心裏，愛惜女兒，更有說不出的一番蘊意，索興趁着女兒一時的高興說：「行，怎麼不行，妳要是賽蝴蝶那麼大名氣，媽媽豈不跟你多享幾年福，按說作事情，男女一理，高興作，自然有進步，不高興作，自然是退化，總而言之，老天餓不死沒有眼的家雀」，她疲倦了，抬頭一看鐘，已經三點，於是緩緩睡下，玉霜躺在床上，左翻右覆，總是睡不實在，縱然有時候迷惑一陣子，但被存在心坎上的事，沖入了腦際，突而又睜開眼看看，既然是睡不穩當，心中便想像着：「比如我懷中抱着個琵琶，彈着得意的曲調，這調子只我個人愛聽；旁人會不耐煩，然而手指是活的，那我很可以改換一個曲調，而迎合現代人們的心理，換句話說，亦就是事業是死的，人心是活的一樣，繼而又想羨着，蝴蝶，王八美，嚴月嫻，以致於新登銀壇的

(一) 霜玉白

白楊，她們的歷史，想一定亦會有着許多次變遷而造成的，某一種事業的成功，並不容易的，那麼我……我……」她覺着思想一陣紊亂，隨着在夢鄉裏爲了個人的前途，而單絃獨奏，奏着「進行曲」。

一星期以，她在險惡的氛圍下，接到了一個消息，還是用急電傳來的，使她欣喜欲狂，原來是上海百代公司特聘她去灌片，自己對於將來成績的好壞，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思慮，惟因爲這機會是適逢其時，所以啟程的日限，自然是很快的。

一個星期以內，她將私事辦理完畢，所有送行的餞會，面面應酬週到，這時百代的人員，亦到北京，催促的很急，便很倉卒的來到天津，向親友辭了行，旋即購票登輪，所好她這次赴滬，一切的花銷，完全由百代担負，她在客艙裏，手握着一個籐包，向白母說：「媽！妳看世上的事，變化的太快，要看看在北京那樣熱烈，決想不到後來有着那樣的不測，那裏又料到現在去上海，這都是如在夢中，我想，這次我到了上海，非要改變本來的主旨，作一個迎合普通心理的藝人」，白母只是

嘻嘻的點頭答應，表示着妳很有眼先，妳說的這話很對，毫不似早先那處處反對着情形，她嘴裏嚼着口香糖又說：「我在北京遇着一位電影明星，她在聯華很有聲氣，她說，如果到了上海，可以找她，她給介紹各位電影明星，一同聯絡聯絡，我以為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腳色，真要是加入了她們的公司裏，那不作一個小小的職員，我就很慶幸的」，說着站起身扭了扭，向白母問：「媽，她看够那上鏡頭的體材嗎？」白母笑着說：「很够那種派頭，妳就努力吧，妳看人家福貼」她聽了最末的兩個字，笑得直不起腰，喘吁吁的說：「還鍋貼啦，人家是胡蝶，姓胡，名字是蝶，按妳這一諧音，再來一個老媽，還一快飛着走呢，到了上海，可別這樣說，看人家笑話妳」，白母笑了笑說：「妳別見怪，我不懂」，說至此，海面的波浪，吹蕩的船，兩旁擺動，白母抓着她的胳膊，不聽稍動，那船到了烟台的時候，風浪才略微鎮定，到了上海，經公司給安排在旅行社裏，歇息了幾天，才開始到公司灌片，一連灌了四五張片子，公司裏很認為滿意，除去正式工作以外，便看一看書報，藉以消

遣，每逢感到書報沒有興趣，亦會到各娛樂場玩乜，注意戲劇一門。搜檢些好的材料，預備作一種有益的參考，再要膩煩了，就是換一身極趨時代的服裝，在馬路上兜圈子，溜覽那繁華的風景，有一天，她到明星藍球場，去參觀球賽，遇見她那女友，給她介紹了許多位電影明星，她便聯絡起來，這一專心致志於銀幕，却是她前途上一個最好的階段。

局外人的因果顯應

柏海的馬路上，人物車輛，在奔騰着，各商號，門頭上的無線播音機，放送的聲音下，堆滿了幾百聽衆，警士因爲有碍交通，唱喊的聲氣很高，一團人噪雜着聽不清楚所放的是那一個節目，在稍一沉寂的當口，聽得略微真切一點是：「百代公司，特請白玉霜老板，唱海棠紅」，下面的男男女女，個個仰着脖子，瞪着眼睛，注視在那播音機上，大有一聞其聲如見其人的狀態，人們這一種仰慕的象徵，

(一) 霜玉白

可惜隔別着千里以外，不能顯現在白老板的眼前，如果白老板一眼看到如此熱烈的情況，不知她那心中是怎樣的欣忭，是怎樣的要作出了那一「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的感想，倘按時勢而觀測，白老板對於評戲一道，仍不減舊志，所以才有這由一蹶不振而又再起的好現象，同時更有幾個上海的朋友這樣的傳說！「白玉霜已經在銀幕上顯露頭惱」，消息傳來，尤其替她慶幸，更要預祝她在銀壇上的成功，如果成爲事實的話，那麼評戲中翹楚，當之無愧了。

因時，真亦在幾個二輪的電影院的門首，貼了預告的傳單，「海棠紅」，一時南北轟動了，至於鄉野地方，都知道她的芳名，並且人們口中流傳着幾種反調的歌詞，最普通的，便是「海棠紅」她與幾位銀幕的朋友告別以後，又恢了她的評戲，可是這一次，却與以前的聲氣，大有天淵之別，除了舊有的脚本，又經名編劇家，編排許多的新戲，如戲牡丹，宦海潮，淫惡鏡，鏢碗丁，武則天，楊乃武，潘金蓮等，俱是拿手的傑作，所有的底包配角，亦是富有評戲智識的，她是藝術成功的經過，

(一)霜玉白

便在上面幾個段落中。

一架木床上，躺着一個眉怒目的壯漢，一個妖艷冶豔的少婦，那壯漢說：「我看妳這兩天有點心神不定，妳自己琢磨着冷因怎麼樣，小子討了好嗎？妳如今既然歸了我，咱們說真的，好好的侍候客人。妳如果不好生混，你看你這個」，勾氏張眼一看，敢情見一把明幌幌的菜刀，吓得勾氏兩肩膀向上一端，臉上現出了恐怖的面容，伸過胳膊，磨着那壯漢的脖子說：「你別多心，你要多心，我可起誓了」，那壯漢抄過她的腕子說：「別起誓，反正妳多要留我的神就是了」，兩人正在纏綿時際，忽聽門外吆喊着，「報，新聞報，看報……」，那壯漢批着沙啞的喉嚨喚了一聲：「報」，那賣報的便順着聲音推門走入，那壯漢買了一張展開一看，嘿了一聲「好，劉翠霞的昭君出塞，這可得看看」，又反過來看了看新聞，並沒有可看的，突然在新聞末段，「緝犯被獲」，仔細一看那人名一共三個，第二個便是冷因，這消息在那壯漢眼裏。不過是拔了蘿卜地皮寬，可是按冷因的作爲，坐些

日監還算便宜了他。

蔡晉臣在三合店，苟延殘喘過了五六天，而才積蓄下盤費，便忙着離開天津，回到家中，果然事實俱在，將傢俱變賣一空，返回津門，他亦會得了冷因的消息，雖然是心氣平和，而老父去向不知，再再在望，最可給予他一個精神上的安慰，便是生意的發展，不消兩月，衣履完全變化，聲氣亦便隨着大見起色，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他會與冷太太賃房同居，人生的變幻，真是令人莫測，在他倆出入於芙蓉窟中的一剎那，便會收養了一個年老的乞丐，這乞丐並非旁人，原來是蔡晉臣的父親，從此，這一樁局外的公案，亦算告一段落。

——雲廬圓夢——

當一結束她這二十年來的過程，自己却覺着很慚愧，這所慚愧的地方，便是提摘下幾個節段，而顯示着關於她的材料不甚充實，然而我亦會想到她還在某年有

(一)霜玉白

這麼一段可記憶的，某年有那麼一節可追述的，應當宣洩無遺，不過我的使命所趨，是站在水平線上，不尙空虛，而重實際，聽人所說是虛謬，自己眼見是實確，本來，一個藝人的成名，是很不容易的，局外人有贊捧的，而就有誹擊的，關於這種有實若虛的事情，白伶亦曾以「笑罵任人笑罵好壞我自爲之」而解脫，如今，我亦以「笑罵任人笑罵好壞我自爲之」，而結局，但其不得已的苦衷，就是所聽所聞並未見諸實際，所以便顯得慚愧！

由於以上種種的闡述，而回憶有一年在天津，住在惠中飯店，同時，白伶出演在北京開明，我因爲對於評戲感覺着很有興味，而猶其對於白伶的藝術加倍的注意，所以凡是到北京去的朋友，我便追詢她的消息，突然接到北京朋友一個報告，是附寫在給我的一封信裏，大意是說白伶的藝術不值錢，表作太已浪漫，你對於她的藝術很可以掛起謝絕參觀的牌子吧，但我却以爲這報告很近情理，本來向正風化俗上作去的對，不過評戲的胎子，却是以浪漫爲主，不作到浪漫，便抓不住顧客

(一)霜玉白

的心理，尤其看評戲的人物，醉公之意不在酒的很多，所以現在她的作風，是佔着最優的地位，比例說，與她平身的角色貼八角的票價，她貼一塊二的票價，比較一下沒有她上的座多，這便是一個顯證，再將市井中，流行的唱詞介紹在下面，亦可說是一種參考的資料。

(終)

白玉霜唱詞

◎海棠紅唱詞之精華

大大風雨水連天，娘想姣兒夜不眠，想姣兒，想得我，肝腸痛斷，盼姣兒，盼得我，兩眼望穿，夜冷燈昏肚中亂顫，思想起，經過事，如在眼前，兒在家，每日裏，圍着娘轉，扶在肩，抱在懷，耍着兒玩，兒會說，又會笑，親着娘的臉，那一椿，那一點，不教娘喜歡，最可恨，兒的父，好事亦不辦，好吃喝，好穿戴，還好賭錢，窮的父，骨肉親，完全都不戀，亦不知，將姣兒，賣在那一邊爲得此，哭的我，天昏地暗，我亦會尋姣兒，受過艱難，最可嘆，今生世，不能相見，除非是，相見在，鬼門三關，尋姣兒，成白髮，路過泰山，看姣兒，如同神仙，兒住的，高樓大院，爲娘我住的草房一間，兒你，穿的綾羅綢緞，爲娘，穿的藍襖布衫，兒你吃的珍饈美味隆重宴，爲娘吃的粗茶淡飯苦養黃連，懷抱着琵琶又把絃彈。

◎玉堂春 頭段

未曾開言……心先顫，尊一聲，大人……細聽奴言，想當年，沉淪在，富春小院，結下了，王公子，兩意纏綿，亦是奴，立志願，心情不轉，單等那，王公子，正配良緣，殊不想，南京去，一去不返，終日裏，思思想想，好不可憐，茶難飲，飯難嚥，晝夜不眠，那一日，行至在，大同地面，披枷鎖，受打罵，苦不堪言，思前情，想後事，怒滿胸前，千不怨，萬不怨，怨奴死心兒將他戀，到如今，只罵那……罵一聲，王公子，負義的兒男。

◎玉堂春 二段

跪至在，都察院，用目觀看，藕只見，一堂國法，好不威嚴，好一似，到陰曹，森羅寶殿，直嚇得，小女子，有苦難言，七歲上，喪了母，生活慘淡，中途上，又喪父，珠淚不乾，存身在，姑父家，苟延殘喘，受貧賤，享富貴，不掛心間，惟有那，姑父好事亦不辦，貪銀錢，傷骨肉，壞了心田，他將奴，賣在了，烟花小院，一陣哭，一陣笑，瘋癲一般，實指望，有情人，心懷好轉，動惻隱，拯出奴，苦

海無涯，奴也想，今生世，難以補報，那只可，到來生，變如犬馬，結草啣環，最可憐，那一個……那一個，王公子……攀損花殘。

●潘金蓮 頭段

白 自從武二到我家，時刻不忘想念他，奴潘金蓮，自從武二來到我家，我與他眉來眼去，怎耐他不解其意，我想武大沒在家下，我不免湯酒一壺，但等武二回來，是我調戲於他便了。（唱）我這裏被冬衣把酒湯好，但等着武二來調戲一遭，但願他順從我心願遂了，好一似七月七雀渡鵲橋，到那時與二郎說說笑笑，也不枉陽世間來走一遭，那怕他心似鐵不入我的圈套，既如此又恐怕我無福消，歡天喜地把酒湯好。

●潘金蓮 二段

白 二郎你拿性命和我拚，我拿性命和你說話，還有甚麼假的麼，你忙甚麼，你要是忙，你先殺了我，我也沒有甚麼說的，我正想把我的心事，叫你知道呢，要是不聽啊，也就罷咧，在本來是老張家一個丫頭那張大戶見我有幾分姿色，就要收

我作妾，是我未應他羞惱成怒的說好你不願意作小，我將你許配一夫一妻的仗聽他有錢有勢的紳士，故意的把我嫁給一個又醜又矮又髒又臭又沒有出息，陽穀縣第一個不成人形的武大，大心都是肉作的，我焉能受得了那樣的委屈呢，唉，也只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料想又來了一個害你哥哥的人，就是你，我想你們乃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怎麼他長的那樣兒醜，你怎麼長的這樣兒俊呢，怎麼他那樣沒出息，你連老虎都能打死，我好比是地獄裏的人，見着你如同見着太陽一樣，你可記得那一天麼，下雪的那天，你從外邊回來我湯一壺酒，與你迎風，也是我拿話點動與你，你不但不應，反來生氣，要打我，我真恨你，我恨你恨到了極點啦，可是我愛你也愛到了十分啦，你總想叫人贊成你是個英雄，是個好漢，把你的青素就斷送啦，我也不忍心怪你的，自你一去出門之後，是我如同丟魂的一般，我想我活着可有什麼意思呢，我正要尋死，可巧遇見一位西門慶，總算他給我一點溫存，我就與他通奸，通奸可是通奸，我並非跟他有真心真意，因為他有幾分像你，像你那樣的英雄，是我甘心情願作他一個玩藝的，二郎你也不必往下問啦，我已經在你哥哥面前犯了死罪，我也不願意死在你哥哥那種人的手裏。

●楊乃武與小白菜 頭段

蘭英抬頭用目瞧，耳聽得那裏讀書那個聲音高，順音用目四下裏找，在對面樓上樓窗兒瞧着，在窗口站着一位美年少，二十多歲長的風標，在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帽，瓜子式的小臉蛋惹人愛瞧，水零零的兩隻眼似笑又非笑，兩道眉呀濃厚長的那個眼支毛，面皮微黃他的耳如元寶，唯兒也不大呀鼻樑骨兒高，這個人的相貌長的那們樣的好，在美中不足有點水蛇腰，此人一定是楊大少，他本是多情多義學問又高，蘭英看罷心中焦燥。

●楊乃武與小白菜 一段

前進拉住了少爺衣，撲酥七兩眼淚珠兒滴，你今求學蘇州去，好一似棒打鴛鴦咱們兩分離。又好比狂風吹散枝連理，又好比波浪沖開比目魚，有對你也無有挽留的餘地，我的那個少爺啊，可嘆咱們不是正式的天妻，只是啼哭淚珠不止，你所說的言語奴必從依。

花爲媒 頭段

(唱)張五可坐繡樓心煩急躁，王俊卿小心事，解不着，我與他作媳婦一口兒也不要，愛上了他的表姐美貌多嬌，我五可自覺着長的俊俏，李月娥他比我能強幾遭，他總有閉月色羞花之貌，我也有沉魚美落雁的容貌，他敢比貂嬋女董卓妾小，我五可似姐妃不差分毫，想必是有毛病我自己個兒不覺，我何不對菱花仔細觀瞧，叫秋桃你把那菱花隱好。

花爲媒 二段

慢閃秋波仔細觀瞧，眉不散顰角兒正髮如墨皂，眼不空牙似玉我的口似一個櫻桃，我的小臉且無有麻子我的耳如元寶，個不高不算矮，身子兒窈窕，望下看我就是蠢太的兩隻脚，我也不爲羞啊，在學堂學文明就得斟酌，那些恁人們說，大脚不好是小脚的好，那是開通啊，現如今還是我們大脚爲高，我思想起心好惱，很同胞你們明白的少，養女裏的他就什麼樣兒脚，五六歲把他裹上了，裹的鬆了，他也不能够小，若是裹的緊了，他受不了，疼痛皺眉他又把牙咬，落殘屈，他的身體

弱，世界上，女子的難處再沒有比這樣兒利害的了，勸婦女你們快放腳，現如今講文明還是大腳的爲高。

◎潘金蓮

〔白〕二郎怒氣勃發，出得門去，我這裏，撤去殘席，呆一刻，那武大，回得家來，看見不妙，二郎呵……二郎，得罪了老娘，教你插翅難逃，常言道，明搶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唱〕潘氏女，在二堂，怒氣滿懷，罵一聲，武老二呀……無義的奴才，自料他，此一去，並無好兆，到街頭，尋武大，細說明白，那武大，聽他言，心竅迷個住，回家中，他必要，發起威來，低頭一計有……有……有，說二郎，施調戲，百般醜態，亦是我，潘氏女，貞烈獨守，他那裏，羞惱成怒，種下禍胎，逼着那，武大兒，逐出門外，眼中釘肉中刺，一齊拔下來，看他有，何臉面，前來要賴，二郎哪……忘了思，負了義，逃不出老娘的圈兒外，猛抬頭，又只見，月一照樓台。

正在二堂施巧計，忽聽門外響叮當，我自說，那武二，負氣回轉，原來是大郎

哪，捶打門牆，我這裏，開開了，門兒兩扇，突聲天，叫聲地，感他心腸，急忙忙，到二堂，簾兒下放，尊一聲，大郎……細聽端詳，二叔叔，他原來，性兒放蕩，說出些，污言穢語，鬧在綉房，我先前，含羞愧，如言去講，誰又知，羞惱成怒，敗壞天良，你要是二戀兄弟，門風不顧，逼得我，羞愧難當，前去懸樑。

德孝雙全

哥哥呀……！勸哥哥亦不必心慘傷，夫睦，拙妻我倒有幾句愚蠢話，週與不週可莫着慌，在家常聞我父他老人家講，家記幾句不大週詳，三從四德乃是婦道根本，男子人倫三綱五常，有父從父無父得從兄長，相只等手足之情萬不可傷，昔日裏，倒有三大賢，伯夷叔齊退讓江山，兄讓弟位弟不坐，弟讓兄位兄不担，在東門逃走了大太子，二太子棄家出了滂關，兄弟只爲一個讓字，雙雙餓死在守陽山，體此情江山總比家私重，怎至於兄居北來弟居南，拆居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徹蕩，咱本是同胞親兄弟，先人遺下田和園，至今拆居兩分散，失却手足兩無掛牽，譬如說先人不丟這田產，可有什麼兩爭參，倒不如扯了分單合一處，兄寬弟忍熬

長遠，草本還可憐枝葉，休說是人生在天地間，紫荆樹下還家日，說的是昔日田氏弟兄三，田大講蒙設立學館，田二務農掌家園，人家田三年紡把書念，兄愛弟敬甚是合顏，三從四德那位田大嫂，田二嫂尊敬長上禮貌全，惟有不良的那個田三嫂，終朝憂氣攪不閑，只攪得無奈才把家分散，田園器皿各有分單，在庭前，有一棵紫荆樹，正在茂成枝葉全，均量伐倒分爲三段，下餘枝葉上秤盤，次早起三、來到樹下看，垂枝風搖樹葉乾，田大娘兩手扶樹自死，引起大娘心痛酸，枝葉發生由根長，根纏枝枝戀葉不忍的分三，不忍的分散來伐他就先死，可惜呀，人不如草木好痛人心肝，兄弟三人各悔各嘆，不忍拆居還想重圓，回房中扯碎分單作爲廢紙，大嫂二嫂念佛萬千，田三嫂頓足捶胸只是恨怨，恨他的丈夫不聽是個順風男，田氏拆居合在一處，紫荆樹不扶自起枝勝荆鮮，弟兄三人，二位嫂嫂，滿斗焚香謝地天，田三嫂見此奇報羞無地，羞愧難當把吊懸，只就是紫荆樹下還原日，名流後世萬古傳，昔日裏張公九世同居門懸匾，貓狗早祥甚是合顏，夫呀體此情吧，果然天有眼，善者善報惡者惡還，夫哇把手足之情要你看重，把那些狐朋狗友扔在一邊，明日接咱的嫂嫂姪男姪女，團聚在一處扯碎了分單，不知丈夫可曾心願，尊聲哥哥亦要你

打一打算盤。

◎百寶箱

走上前來用口辯，惡賊站穩細聽明白，在爪州你與李甲初次相會，到不知自作自爲反問誰，在酒樓說開了銅舌鐵咀，胡言胡語任意而爲，你不應拆散我的婚姻事，棒打鴛鴦兩下飛，害我身好比釀酒變成水，我如今心直口快不叫虧，無奈何拋寶投水身爲鬼，鬼門關奈難闖過打遊飛，陽世間不與李甲他對，總然鳴冤不勝惡賊，這一次闖進鬼門關前告了狀，咱二人辯理誰是誰非，說一番進前伸雙手。

◎桃花菴

一見公子氣不來，秋波二目淚滿腮，哭了聲郎君那裏去了，到幾時得能化鶴再回來，頓足把我自己怨，妙禪呀，你藏他菴中最不該，愛人送了人的命，把一腔熱情變禍胎，只是我命薄福淺難消愛，也罷，我何不與郎同赴望鄉台，手拿繩兒要自盡，忽然一事上心懷。

●蘇小小

老爺若問呀……叫我一言難盡了，未曾說話淚汪汪，口尊老爺細聽那衷腸，那祇嘆，接交那位陸公子，叫我科考狀元郎，那也是，他得中回家轉，不料想，得中回來改變了心腸（二）陸郎他想奴烟花妓女，她只怕，到後來，改變了心腸，那彼時間，奴家未把那個良心變，拿來了那風冠霞佩叫奴家換裝，那想到此處無有活路，懸梁自盡我才見閻王。

●楊三姐告狀 頭段

聞聽此言悲悲切切急忙跪倒，尊聲公爹你老不必太慘凄，兒媳有話對你語，病體在身可要保養，把那些憂慮之事一概全拋，事事總在寬裏想，心寬無慮病就好了啦，我且用心勤扶持，想吃美味不可缺，保養十天共半月，強壯入腸能上街，兒媳一天津去上訴，比不得灤縣牛大老爺到那裏一告，一證無有差錯，安打個開棺把屍結一，拿住高占英鎗斃裴氏全家綁在莊局三大抵上二人的命，亦對得起死鬼我的姐姐。一

楊三姐告狀 二段

楊二姐跪大堂從容回話，尊堂上容民女細訴根芽，我姐夫高占英做事無法，因為他叔與嫂醜事難揚，高占英爲礙眼殺死結髮，又摔死自骨肉小女娃娃，在灤縣提呈狀當堂摔下，他說是我妄告盡是虛謊，他也說我無報告又無見證，上堂去不容訴把我的兄押，第三堂出傳票高家到案，第四堂押兵判高楊回家，小民女冤枉大不肯畫押，無奈何到來天津上見官衙，我姐姐被他害實實不假，求大人差貴吏到彼訪查，查明了叫大人開棺見驗，高占英犯何罪民國的皇法，查不實小民女當願償命，甘心願，毫無悔不想回家。

杜十娘 頭段

(李唱)李甲上前上了船見十娘好惱思前悔醜端端坐在一傍不答言(十娘白)呀郎君我來問你從何處而來那裏而去因何這樣的悶悶不樂進前並坐手扶郎的肩，尊了聲我的郎君因何發煩莫非說妾身不週必是有了那個冷淡，總有一個慢待喇郎也得海涵(李

白)你呀你也未會慢待于我(十娘唱)莫非說郎君你呀你未曾用晚飯，怨妾未預因此發煩，我早備下酒冷菜塞方才把他撤下另整暖酒待妻去端。

●杜十娘 二段

聞聽此言，吃了一驚，好一似凉水澆頭懷裏抱着冰，木雕泥塑，我也說不出來話，雲濛遮眼兩耳鳴，我的心如刀扎身抖抖抖戰，撲酥酥兩眼塗下淚痕，呀我的殺了人的天，咳可惜我呀一片心機使盡，終何而用，從頭一想更叫人傷情，我只說出了烟花歸他們李姓，既歸良門之婦留一個美名，隨君千里毫無悔意還想着長盡了夫婦之情，想一想青樓出身更換尊重，不料想路遇這個無情的義分，咳難爲了我呀瞎了兩隻眼睛把他看的那麼重，不料想他薄情太甚要把我扔，我有心跟他前去無有益處，天爺呀天爺呀有心消悔也算不行。

●杜十娘 三段

未從說話淚撲疏，口尊聲劉恩人細聽清楚，提起來姊妹我從良的事，叫人見笑

自己個兒羞辱，當初結交李公子，我二人情投意合兩佩服，因從良暗借銀只是那個不用終朝瞞，又把怨出，劉恩人幫助紋銀一百五，成全了我們二人配爲陳朱，總算是恩人救我脫離了苦，隨李郎百年之好不亦悅乎，船行瓜州被雪阻，清晨淨面又把頭梳，自潑水惹出事故，偏遇見他舟孫富他酒色之徒。

●杜十娘 四段

(旦唱)咳，駕陰風來至在書館門外，再叫孫富快起床。(旦唱)孫富門上來，(孫唱)啊呀，忽忽悠悠一夢中，耳傍裏有人聲，睜眼不見人來到，(旦唱)開門來(生唱)哦，原是門外叩門庭，問聲門外何人至(旦白)我是你心腹之人，(孫說什麼心腹之人，你叫何名，(白)你是誰，(旦白)我是未出閨之女，(生唱)本土良門夜至此你莫非與我來相逢，(旦白)正是，(生白)是的是的美人呵哈哈，(生唱)莫非說該我走桃花運，我要會一會本土良門我這裏用手開放門兩扇(旦唱)罵孫富你狠心的賊，睜眼看看我是誰，(生白)你是一鬼，(旦白)說我是鬼當真是鬼，我本是屈死的十娘名叫杜威，(生白)前來作甚，(旦唱)到此不爲別的事，我前來找你算賬要把你

的命來追，（生白）我也無有十大惡之處，（旦唱）还早知今天用好睡，我在山外細聽明白，在瓜州你與李甲初相會，你們自作自爲反來問誰，在酒館婉轉說出吐血嘴，你就棒打鴛鴦兩下飛，被你撞破婚姻之事走到連連任意而爲，你害的我好比清泉變成了膿水，我們金心玉肺堆了成灰。

●蘇小小頭段

（白）叫道陸子祥呀陸郎哪，當初會場見你之時相定你後來必有發達之，因此贈你紋銀進京趕考，不想路遇匪搶去銀兩，是你得了驚吓之病，那時節我主僕得知，背着鴛鴦披星帶月到在你家煎湯熬藥服侍於你，不幸火起你母被燒身亡，殮葬你母乃是我蘇小小的金錢，二次贈銀時將我終身許配與你，自你走後是我杜門絕客耐等佳音，你既然得中回來你就該接我主僕同享榮華富貴乃爲正理，你不該假扮化兒試探我心，你那是試探我心分明小看我烟花妓女水性無常真真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可嘆我蘇小小癡心的女子竟遇你這負心的郎哪……且住呀陸郎待我這樣薄情後來好處何在不如一死方休（唱）聞聽子祥把話明怎不叫人好傷情，

我又想人活百世終是死，一如一死歸陰城。

●蘇小小 二段

(唱反調)判爺容訴未曾開口淚雙滴，口尊判爺細聽仔細，奴名喚蘇小小青樓爲妓，也是我花運滿到了日期，奴結交陸子祥非爲一日，爲的是到老來白首夫妻贈紋銀與陸郎進京赴試，分別後我爲他絕客獨居，負心人小看我青樓妓女，中狀元最不該假扮化子，癡心女怨命薄懸樑一死，除非是到陰曹述七冤屈，我的判爺呀。

●回龍傳 頭段

(唱)罷了，狠心的爹爹呀，聞此言心如刀扎，兩耳失鳴杏眼花，體軟如泥跪在地下，悲悲切切叫了幾聲好心媽，只因女兒我多說一句話，怒惱我父氣難壓，兒與父各不相讓把手打，大街以上找來了王華，立逼小奴我把化子嫁，還將身上衣服扒，看起來父女情猶然是假，從今往後我也不能夠回家。

●回龍傳 二段

(唱)手拉嬌兒滾下淚珠，我兒你慢走聽娘囑咐，今日離別埋怨你的父，作事粗

魯又糊塗。我叫他與兒們去買便宜布，十兩銀買參爹有話說不出，一日三餐燕窩代魚骨，人參湯一碗每頓也不可無，若說無有當時就惱怒，說我們不孝送入官府，十幾天吃盡了衣服首飾無其數，那魚船魚網一概全無，無奈何賣姣兒孝敬你的祖父，兒與娘離別後莫要啼哭，總在家你也得隨娘受苦，賣出外又不知爲僕爲奴，說到此傷心處如刀割腹，好一似失去了掌上的明珠。

●人面桃花

(一)春來春去無計留，姐妹江邊把春遊，綠滿平，芳滿地，一枝紅杏出牆頭，向東皇歸期近無有，遊春的佳人與未休。(二)揀取花枝慢端詳，欲拆未拆有思量，看他笑向東風放，好似處子試新妝，歷歷鶯聲鳴嘹亮，翩翩蝴蝶舞成雙，人人皆祝桃無恙，我今拆取別有衷腸，案頭相伴長供養，免得他，墮泥濘，無有下場。(三)今年不是去年春，眼前不見去年人，春風依舊去年景，去年今日慢思尋。(四)見題詩，不由人，肝腸痛斷，看起來兩下裏，一樣纏綿，早知道，今日裏，重來求見，却爲何，一年內，縱跡杳然。(五)見老娘，不由人，百般悔恨，萬不料，不孝兒，早晚捐生，叫一聲老娘親淚和聲迸，十八年，辜負了，養育深恩，(六)一縷魂，從空墜，悠悠降下，轉眼間，又只見，塵州繁華，是何人，在面前，給我驚怕，却爲何，博陵崔，來在我家。

愛蓮君唱詞

●蜜蜂記

(白)呀，(唱)有小紅細細的留神，從上下打量這個被綁的人，大大兩個眼，灣灣的兩道眉，雪白的小臉蛋人家沒有一個麻子，紅嘴唇好像玉石牙根，又好像終南山上的那位韓湘子，手中缺少一個花籃子，又好像洞濱老祖下了界，背後缺少是寶劍一根，又好像金玉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足下缺少一個風火輪，論年紀滿不過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九，嘿二十啣當歲念過幾天書，人家識上幾個字，爹姓金，媽姓銀，養活這個孩子愛死個人，他的爹媽，必是長的俊，要不着養活不着。這個好孩子，若得此人成婚配，也不枉陽世三間來走一回，過了三年並二載，我與養活一個白胖小子，他爹過來抱寶貝，他姥姥過來抱孫子，愈看愈愛心如酒醉。我的媽親親呀，不亞如美大仙，愛育，駕了雲。

● 于公案

(叫頭) 婆母娘呀，(唱) 八月中秋雁南飛，跑腿在外總要三不歸，頭不歸，二老面前不能修行孝，二不歸，床前的妻子無人陪，三不歸，病在了招商旅店，端茶捧水無人陪，夫啊，你行時爲妻怎樣的囑咐於你，卻怎麼人不回來，你的信也不歸，嘆罷了多時天氣向晚，百鳥朝鳳雁兒歸。

● 賣藍衫 頭段

聞聽得太太她訴原故，低頭無語暗思呼，相當年生姣兒命那三思送在她的府，却怎嗎太太言道她的兩個子女全無其中一定有原故，此段情由，咳可悶死了小奴，莫非說太太人家真情不露，再不然那個賊子他把歹計兒出，還怕是我的姣兒他的命不長久，得天花共痘疹把一命兒無，想起來小姣兒與奴的夫主，不由得一陣心酸滾下淚珠……以約我那難見面的姣兒呀。

● 賣藍衫 二段

我一見藍衫大吃一驚，想起來當年那位張相公，我一人鳳舞交我們恩情而重至

如今算來一十五冬，在禪堂生姣兒我命三思去送，臨時時我用此衫兒遮風，至如今物在我的那個人不在，我的那難見面的夫你是好狠心，拋下爲妻這樣苦情……我的夫……我的夫啊……思姣兒到叫我心中酸痛。

●花爲媒

張五可用目來標，暗恨王俊卿你欠斟酌，社會潮流你完全不曉，你把那舊式女子看的怎麼那們高，文明得女士你不要，就你愛上了你那守舊的表姐女多姣，我們張五可識交斷字入過學校吶個李月娥呀，他本是目不識丁他也未從上過學，那再又說我們女子教育該有多們兒要緊你言說我們女學中品行太已遭，咳我們學校中的人哪雖然是不一樣有歹也得有好，你不該一概而論是把我們全看的薄，再又說咧纏足的那些女子們，新人物將他取笑，你那個腐敗腦筋偏說是那個脚小得爲高。

●磨房產子

好冷的天哪，屬久隆冬雪花飄，受罪的李三娘把水挑，天爺降雪不是雪，分明

是降下了殺人的刀，傷心不把傍人瞞怨，瞞怨丈夫名劉高，他上彬州前去進寶，一十六年未把信梢，將我拋在徐配縣，跟隨我的哥嫂受煎熬，白日挑水十數担，夜晚磨五更鼓，殺了人的天。

●庚娘傳反調 頭段

呵你若問哪，叫我一言難盡！……未從說話好悲傷，口尊聲老判爺細聽中腸，老判爺若問野鬼的話，我的名偉就叫庚娘，那一年劉七作反遭了那個荒旱，只吵得黎民不得安康，我居家逃荒離了家下，在路上遇見了歹人無有好心腸。

●庚娘傳反調 二段

見色迷心他起那個歹意，害死了奴的丈夫還有二老爺娘，也是我假意應下到在他的家內，至夜晚害死了他們母親命見閻王，我大仇已報無有活路，無奈何自盡我才懸樑，這才是冤杜我全然訴盡，求判爺帶我到閻君面前我訴冤杜。……

●活捉南三復反調 頭段

(哭板)判爺若問哪……叫我一言難盡了哇……未從說話好悲傷，口尊老判爺細聽端詳問奴得名來名也到有，寶月娥就是敗門得姑娘，二老爹娘去把香降，留下小奴守看門房，二爹娘一去未曾回轉遇見了南公子到奴得家鄉。

●活捉南三復反調 二段

南公子到奴家那來求親事，昏迷應親種下兒郎，爹娘知曉向外趕抱定了姣兒尋夫一場，只說是夫君將奴認，不料想痴心遇見一個負心郎，想到此處無有活路，擇死兒奴我把命亡。

●趙五娘 頭段

(強人)一見伯階怒滿胸懷，罵一聲強盜你狠毒豺，自從你離家身出外，在家中拋下了二老萱苔，你走後陳留郡乾旱三載，無有那糧米怎麼度日來，在草堂餓死了一雙父母，多虧了張伯父他幫助了錢財，領爲妻到大街挨門求待，剪青絲換棺槨把

二老葬埋，回家來爲妻我心無主宰，畫下了公婆像進京尋你來，一路上受盡了風吹日曬，在巷中遇小姐才見你來，見着你恨不能千刀萬宰，說一句良心話該也不該。

●趙五娘 二段

可恨你把咱的二老忘，(生白)賢妻已往之事休要提起也是我出在萬般無奈了哇。
(旦白)妻在家盼夫你淚流滿腮，在京城裏做高官榮華富貴，妻我在家中苦度悲哀，在京城穿的是綾羅綢緞，爲妻我在家中無衣少飯，要說你是個君，君不愛臣，要說你是個臣，臣也不敬君，要說你是個官，官也不愛民，要說你是個子，子也不孝雙親，我看你君不君，臣不臣，官不官，民不民，子不子，夫不夫脫生來的人皮子，還是畜類的心。

●燒骨記 頭段

(白)呀(唱)罷了，娘的兒啊……：懷抱着姣兒坐在流平，心中好一似鋼刀通，兒啊，爲娘我生養兒非此容易，聽我把十個月可是對着兒明，娘懷兒一個月，那

不知不曉，娘懷兒兩個月才知其情，娘懷兒三個月成爲血餅，娘懷兒四個月，似火燒身。

◎燒骨記 二段

娘懷兒五個月，兒的五指分辦，娘懷兒六個月，六甲燒身，娘懷兒七個月那分爲七竅，娘懷兒八個月，兒爲八竅長成了丁，娘懷兒九個月兩脅疼痛，娘懷兒十個月，我是才把兒生，娘的兒呀，娘的兒呀，這乃是爲娘囑託姣兒你的話，可要你牢牢記在心中。

喜彩蓮唱詞

●人面桃花

(第一段)春來春去無計留，姐妹江邊把春遊，綠遍平蕪芳滿地，一枝紅杏出牆頭，向東皇歸期近無有，遊春的佳人興未休。

(第二段)撥取花枝慢端詳，欲拆未拆有思量，看他笑向東風放，好似處子試新妝，歷歷鶯聲鳴嘹亮，翩翩蝴蝶舞成雙，人人皆祝桃無恙，我今拆取別有衷腸，案頭相伴長供養，免得他墮泥濶無有下場。

(第三段)今年不似去年春，眼前不見去年人，春風依舊去年景，去年今日慢思尋。

(第四段)見題詩不由人肝腸痛斷，看起來兩下裏一樣纏綿，早知道今日裏重來求見，却爲何一年內縱跡杳然。

(第五段)見老娘不由人百般悔恨萬不料不孝兒早晚消生，叫一聲老娘親淚和聲

進，十八年辜負了養育深思，

(第六段)一縷魂從空悠悠降下，轉眼間又只見塵州繁華，是何人在面前給我驚怕，却爲何博陵雀來在我家。

●孟麗君

來了家裏受苦一貧女，家中無有隔夜的米，走進房中間端的，(白)爹爹你看天氣不早，家中無有柴米，就該打起精神，我母女幫辦爹七畫些字畫，拿在大街換來柴米，也好度日(接信仁白)吾那苦命的爹娘，(唱)父說是不能畫字淨等餓死，好似凉水把頭擊，我的母坐一旁珠淚不斷，背轉身自思自想心如刀劈，父不能寫字畫長街去賣，母有病也不能務練針黹，老天爺一連下了三天雨，困苦絕糧就在此時，一家人生死存亡在今日，難保性命在旦夕，千思萬想無主意，二爹娘唉聲嘆氣我心中慘悽，水墨丹青隨父練習，我畫寫幾張字畫試試墨筆，叫我爹爹拿了門外出賣換來柴米好充飢，事至如此告筆鋪紙水墨丹青爲畫齊，風雨歸舟連風帶雨，朱買臣打柴狀元奔山區，松竹梅蘭春秋四季，狐仙報恩聊齋誌異，條扇對聯寫的是詩句，

忍爲高和爲貴吉慶有餘，最後落款就是難女，尊一聲爹娘不必着急。（白）爹娘不必啼哭，這有字畫幾軸，拿在門外賣了，換來柴米也好度用。

●刁劉氏

（玉蘭唱）自古道紅顏多命薄，我的父母雙亡拋下多姣，無親無故無倚靠，被惡人賣入劉府把歲月遊，爲奴作婢命如蒿草，早起晚睡那敢辭勞，清晨起小姐把我叫，叫我花園去採碧桃，你看那春日春光春花好，白李紅杏花，梨兒姣，那牡丹開花報春早，雙雙的蝴蝶在花間飄，堤旁的楊柳垂絲兒繞，對對鴛鴦把頭交，牡丹開花伴芍藥，小蜜蜂採花心展翅兒飛的高，養魚池緊把假山靠，池內的金魚把尾搖，金魚趕着銀魚跑，好比作夫妻他們把情調，引的奴春心已動面代笑，春光真令人把魂消；爲甚麼小姐有夫我獨抱，大姑娘想女婿可對那個去學。

（第二段）

玉蘭一旁等大娘，你老人家爲什麼意懶快快，春蘭姐厨坊備午飯，夏蘭姐暖閣去熬參湯，慧蘭你最小去燒炕，玉蘭貼近大娘的身旁，主母呀你老、家的心事奴婢

知道，莫非說必燈寂寞夜長，大娘雖然不是崔家的女，奴玉蘭願學傅書的小紅娘，待奴去把消息送，自然成就好鴛鴦，你要是得了好處可別把我忘，你吃塊肉來叫我也得喝上一口湯，小玉蘭笑笑嘻嘻往下講。

(玉蘭遊四門唱)

玉蘭開口尊大娘，埋怨我玉蘭所爲那樁，當初你求我把方法想，爲的是你寂寞難守空房，你爲想王文身有恙，我才勸你把病裝，爲設計，咱們娘倆把條件講，言說是你吃塊肉來我也得喝口湯，至如今雖然是赴法場，風流鬼，死陰曹也覺着風光，(二)王相公生來真多情，你說的話兒我愛聽，咱們多角的戀愛一塊兒死，死在陰曹地府咱們講一講愛情。

●可憐的芸娘

趙芸娘出門來淚往下掉，我的心中好似札上鋼刀，祇說是找了婆家得了好，不料想至如今受了煎熬，哭七啼七井台上，急忙放下成水的梢，趙芸娘進厨坊淚流滿面，心中好一似鋼刀挖，我與李媽前世結的仇怨，今世害我多們可憐，我有心在厨

坊懸襟自盡，又難捨的二老高年，百年後是無人親視含殮，想喝冷水也無人端，哭哭啼啼心內慘。

一見丈夫跪倒在地，點點珠淚濕透了衣，你只管放心上海去？爲妻不死我對的起你，只哭的血淚點點咳嗽嘆氣。

●十三妹

自古紅顏多命薄，我的父被害，家業蕭條，久想着，與我爹爹把仇報，怎奈我，上有老母，白髮年高，住青雲、多蒙恩師，情義好。思父仇，暗恨老賊，年羹堯，他甘作牛馬，清庭報效，不顧大義，他私心滔滔，他兒戲人命，其罪非小，喜貪大功，他遠征苗裔，爲求親未允，被我父嘲笑，羞變怒，暗書我父，下天牢。爲父仇，奉母歸山，待終老，到那時，顯一顯，兒女英雄的手段高。

(第二段)

我聞聽，那書生，哭訴一遍，柳眉立杏眼圓，殺氣一團，一副熱淚，滴溜溜，就在眼中轉，不好意思，哭出來，故意的搭訕，我只當，他是一個，平常的儒漢，

誰會想，却是個大孝的兒男，爲父罪缺銀兩，折變家產，三千里，走風塵，爲父贖
冤，似這等，賢孝人，世界少見，兒女英雄，就是那，大孝大賢，孝子遇難，我何
玉鳳，焉能不管，我定要，保護他，父子們團圓，理雙鬢，用衫袖，擦乾了淚眼，一
尊公子，你莫担驚，我有話言。

(聯彈詞)

用手摻起說是莫跪，你對我從實細訴原因，我愛他貌美，有烈性，但不知，在
家許配何人，聽他言來我的心動憐憫，我與你拜姊妹，你可隨心，咱姐妹叙年庚，
齊跪塵埃，我名叫十三妹，一十七歲，我爲姐你爲妹姐妹和順，咱姐妹，上前去叩
拜雙親，願二老，永遐齡，福壽不盡，在後殿，還有個避難之人，請公子，快出來
，我有話論。

●斬經堂

喜人生，富貴榮華，如幻夢，看破了，堆金積玉，總是空，我的父，九五尊，
百官朝覲，還想着，滅漢裔，斷脈絕宗，纂江山，效秦皇，萬世一統，難道說，你

詞唱蓮彩喜

還想，不老長生，你當想，匡天下，以德爲本，那有個，君暴政，萬民服從，堯有道，傳舜帝，世人稱聖，禹治水，鑄九鼎，青史標名，歷代君，皆聖賢，江山才穩，終難逃，大數到，國滅君崩，如我父，信讒臣，木修德政，恐難免，英雄起，烽火刀兵，願我父，覺迷途，幻夢早醒，或能够，落一個，全始全終，我的父，創基業，殺戮過重，施秦政，殃萬民，罪難彌逢，有一般，諂媚臣，爲全性命，父不察，誤爲忠，言聽計從，你怎知，全是此輩，將君國斷送，我但願，創國名君，莫受他們愚弄，悟大道，替父懺悔，修德行，每日裏，拜我佛，經堂誦經。(白)奴家王蘭英，蒙父王聖恩，將奴許配駙馬吳漢，婆母在堂，遂帶潼關任上，駙馬每日上關理事，奴家佛堂誦經，一與父王懺罪，二祝婆母金安，三保駙馬體健身康，今日天氣不早，我不免，焚香禮佛。(吹腔接吳唱念彌陀)彌陀佛，堪嘆光陰日如梭，人生在世值幾何，爲人欲把躲迴躲，慈悲度人是我佛。(接吳說什麼句唱)但願得，奴的夫，名揚天下，但願婆母，福壽無涯，但願得，干戈休，南山放馬，但願，百姓，生佛萬家。(念佛)南無大悲廣大靈威觀世音菩薩(接吳唱把經堂門扣)是

何人來把門扣。

◎富春院

用手提起來毛竹管，不由一陣好傷心，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暗室虧心上有神，因誣賊誤害良善事，臨清州興權鎮我的家門，我的父李九君西台御史，奸賊害家業敗姐弟投親，恨姑母七歲上賣良爲妓，好不該將兄弟趕出家門，賣絲絨敘情由，姐弟相認，餽贈他五百兩全當本銀，因拜壽打鴿子結下仇恨，那塔齊圖鴛娘一百兩紋銀，塔齊妻與他子一日死盡，關王廟拷賊咬盜姓陳，再叩頭尊大人把狀來准，放兄弟出牢獄姐弟結恩。

◎忠孝節義

小寶寶中途路傷心落淚，思想起小寶寶好不傷悲，我的父求功名京城以內，被長毛殺死他命把陰歸，我的母代領我與我小妹，到荒郊燒紙心灰，我二叔被長毛搶在營內，回家來對祖母細說明白，祖母娘聞此言惱在心內，說我母害二叔把命陰歸

將我母送大堂間成死罪，回家來將兄妹就往外推，也是我上公堂替我母認罪，偏遇見縣太爺做官明白，縣太爺造下了生死板一對，那一個搶生板便把家歸，也是我將死板搶在手內，遇見了縣太爺，清似水明如鏡，他將我死罪改軍罪，祇落得扛枷代鎖，登山越嶺，發配到良鄉，思想起，好不傷悲。

●雲羅山

(任玉蓮唱)用手提起毛竹管，與白家寫狀進京鳴冤，上寫着郡州府的慘殺案，告狀民女任玉蓮，只因爲我的哥哥作事太陰險，戕男竊女無法無天，怒惱了俠義肝胆雲好漢，郡州府內替天除奸，殺死我們滿門家眷，留下民女作一證見，雖然是以女告父，人倫喪盡，這也是仇報仇來冤報冤，明鏡高懸究根法辦，則感大德一字叩天。

●狐狸緣

(唱)入深山習修煉數百餘載，才能够變化了美貌裙釵，衆姊妹到天台去把壽拜，只吃得醉動動寸步難挨，(唱)自幼兒在深山修真養性，煉仙丹採真陽變化人形，

閒無事到前山觀看美景，閑來時到山後去聽鹿鳴，今日裏到天台把壽來拜，衆姊妹一個個叩拜丹廳，酒宴前你一盆我一盞，只吃得醉勳勳寸步難行，下山來衆姊妹各自回轉，昏迷迷身無力所爲何情。(唱)來了我萬年仙狐狸，爲報大恩下天堂，一不要害怕二不要慌，聽我把一往說端詳。我當年修道在蘆山上，只爲拜壽遭禍殃。吃了酒神醉魂飄蕩，四肢無力倒在路傍。他在花園把小姐看望，得了思想染病在床，爲報恩情解愁悵，每晚倍伴在書房，我與他乃是勉強，他與小姐正式鴛鴦，他如今題名登金榜，大恩已報心願已償，話已說明我轉回天堂，辭別衆人我上蘆山往。

閻媼姣與張三郎

(借茶唱詞)春先明媚，百花香，桃李爭春，天艷陽，枝頭的百鳥，能言語，傷春的女子坐闌房，自嘆紅顏多薄命，我的終身錯嫁，宋三郎，他每日要往，刑房裏去，到夜晚，酒醉才進奴的房，夫妻的情意淡如水，又好比，畫餅充飢，鳥兒見糠，我的母親，吃酒賭錢，改了一往，想這樣，寂寞一人，來日方長，我何不下樓去，門外瞭望，看一看，紅男綠友，賞春光，慢動金蓮，我把樓下，見紫燕，銜泥分

詞唱蓮彩喜

飛，繞棟梁，遊蜂兒，對對穿花兒舞，粉蝶兒，雙雙過短牆，奴佳願隨黃蜂去，去
怎奈我未遇，如意的郎。

（託兆唱詞）三郎呀，未開言，不由人，雨淚紛紛，尊一聲，多情的三郎，莫要
耽驚，閨媵姣，生來的，紅顏薄命，寂寞中，遇二郎，一見多情，在烏龍院，初定
情，奴把茶贈，不料想，專不憚，走漏風聲，賊宋江，通梁山，書信爲證，奴爲你
，逼休書，送了殘生，祇落得，一縷遊魂耐月冷，飄渺無蹤，到陰城，閻君爺，指
迷津，因果報應，命惜姣。捉三郎，同赴幽冥，在陽世，奴與你，恩愛情重，因此
上，今夜晚，托夢在三更，望三郎，急修德，補生前的虧空，世界上，最大不過，
積下了陰功，還望你，勸世人，都要猛醒，現如今，鬼生活，是都會的市中，不惜
陰，不惜德，不講節用，不顧廉，不顧恥，任意胡行，耗光陰，損德行，促短壽命
，拋廉恥飽私欲，要受冥刑，這本是，陽世間，罪孽種種，君勉力，妾多情，願結
來生，指明了，前後言，說聲珍重，一陣陰風，要往往死城。

●賺文娟

(蘇小妹唱詞)我先寫，情的文娟，校書妝鑒，迢遙千里，獲誦你的來函，字字珠璣，行行雅意，情無限，用筆風流，措詞瀟灑，意綿綿，我乃是無才無識，泛泛官宦，謬蒙你，錯愛我，尤覺難堪，文娟哪，你愛才如斯，恨我福淺，天涯地角，相晤無緣，但願你，慾海無邊，回頭是岸，且不可，身入魔劫，一味糾纏。天下事，有志者，終能美滿，萬不可，瞎用情，用之不專，你箇中意，詞中曲，過嫌剛斷，含情者，不如願削髮尼庵，迢遙千里，雲山連串，只希望，人不辭路虎不辭山，我神魂，馳往，祝你體健，餘情不盡，尺幅難宣。

●全部貂蟬

(唱)越國裏有一個西施女，爲滅吳國捨身軀，范蠡定下美人計，館娃宮中識兵機，奴今捨身非容易，祇落得，對人歡喜，暗悲啼，老賊董卓他上朝去，呂布來時奴把巧計施。

(第二段)

自那日，在我府，同飲酒宴，一見面，我就愛你，品貌非凡，我的父，敬將軍，命奴把盞，問寒暄，敘長短，言語纏綿，家僮報，朝房有，緊急事件，我的父，推酒杯，離了席前，赴朝堂，議國事留奴陪伴，溫候你，求婚姻，言語更甜，咱二人，正投情，我的爹，回轉，把一對，比目魚，波浪沖翻，丫環報，我父的，應允了親眷，奴聞信心歡喜，暗謝蒼天，不料想，上天爺，難隨人的願，被太師，抬入府，強行逼姦，奴本當，保貞節，早尋短見，太師府僕婢多，看管的甚嚴，二來是，未見着溫候你一面，總死在，陰曹府，奴也不甘，今日裏，既然是，與溫候相見，奴情願，以身殉，死在了君前，此身污，再不能，將君陪伴，若有情，願結下，來生之緣，並非是，妾不節，甘心下賤，女孩家，怎能抗，丞相威嚴，妾一死，將軍你，不要掛念，要緊記，奪妻恨，不共戴天，大英雄，總要有，英雄虎胆，妾女流，不足道，早赴黃泉，說罷投池要尋自盡。

◎唐伯虎三笑點秋香

(秋香唱詞之一段，爲奴輩，作下人，應抬身份，萬不可，自暴自棄，自賤自身

，我秋香面如蓮花，白兒嫩，青絲髮，黑中透亮，不亂一根，瓜子臉，天庭飽滿，地闊豐潤，鬢如刀裁，楚楚動人，懸胆鼻子，櫻桃口相趁，不塗胭脂，鮮紅的丹唇，兩道柳眉彎細入鬢，水淩淩，一雙俊眼，認似真，窈窕的身體，婷而娉，小蠻腰兒，柳迎風，清如超塵，看金蓮，奴會量過，僅够二寸，在人前，奴敢說，拔萃出羣，想到了，奴的婚姻，捫心自問，應嫁個，蓋世英雄，或文學冠軍，非是奴心高情傲，過把性任，臭了環，豈配得，當世偉人，算才子，大英雄，誰肯把奴聘，就有個知音的人，貴賤不分，老主母，對待我十分寵信，那能不，替奴選個，如意的郎君，今日裏，却怎麼，春心發奮，我只得，壓慾火，伶俐智昏。

鳳還巢 洞房唱詞

洞房中，蠟燭兒雙燒，儂心欲碎，小胆兒，突突亂跳，哭笑皆非，秋波兒，直勾勾，含住了眼淚，羞答答，欲言又止，粉頸兒低垂，婚姻兒，遵家訓，是爹爹匹配，此事兒，是天緣，並非人爲，彩禮兒，穆郎家貧，我父自備，佳期兒，定在四月，奴佳我們子歸，風波兒，起在家庭，大娘作對，花轎兒，冒娶親，把姐姐抬回

，穆郎他，懷疑心，要把婚退，周千歲，洪元帥，從中爲媒，好良緣，拜花堂在軍營之內，實指望，洞房中，合交杯，花獨夜，指是說非，穆郎後悔，爲什麼，木已成舟，還往外推，閨閣女，受羞辱，自覺代魂，思生身，嘆奴命薄如紙，痛傷悲。

●二本二度梅

(唱)呀壞了，陳杏元，朱顏改變，戰在一團，眼望父和母，悲啼說可憐，父母設法救我，或者哀求差官，孩兒情願捨命死，不願出塞去和番。

(唱)如此說，救我難，命該如此，天意當然，爹爹免焦燥，母親莫心酸，空生孩兒不孝，惹禍作孽緣，死在家中免出醜，一頭碰死赴九泉。

(唱)死不好，活又難，生死無路，真乃可憐，只得捨父母，免得受牽連，作了外葬之鬼，森羅殿下訴冤，主意一定呼父母，孩兒情願去和番。

(唱)大唐天下成一統，相傳幾代至如今，北番的韃子雖強暴，理應調將掃烟塵，天子耳軟信奸黨，竟使胡人生野心，硬許公主把番婆作，竟敢如此欺主君，蘆杞

奸賊上殿動本，不顧國體信口胡云。你家也有姐和妹，怎不獻出嫁胡人，杏元雖死也抱恨，死後要追爾的三魂，杏元氣的淚珠滾滾。

(唱) 杏元忙把翠環叫，昭君廟內把香燒，番婆代路把山路繞，進得廟來用目瞧。娘娘神像塑的好，兩個童兒左右立着，一個懷把琵琶抱，那一個手捧寶劍代血刀，走上前忙跪倒，小翠環把香燒，但願顯聖把弟子保，報仇願把娘娘學，我們姑娘仇未報，弟子願死赴陰曹，主僕二人正囑告，忽然一陣心血潮，小姐呀，我怎麼頭迷要睡覺，陳杏元也覺身體困了，王昭君，在寶座，忙把靈顯，有吾神，叫杏元不可自盡，尚有塵緣，陳杏元，睜淚眼，口尊國母請把旨傳，請國母施大恩將我指點，你壽活八十歲，夫作狀元，既命長就不該遭此大難，請娘娘救小姐不去和番，大命人，都遭險，日後定有個出苦進甜，弟子我無塵緣，情願一死赴九泉，小翠環，哭聲慘，小姐若死奴婢可憐，你主僕是大賢，日後都有好收原，小翠環到北國執掌宮院，你小姐與梅壁相見花園，你主僕都有那百日災難，日後相逢慶賀團圓。

馮玉華艷史

馮玉華，坐房中，芳心展轉，思想起，劉巡按，人家禮貌周全，頭上帶，烏紗帽，金翹兩盞，身上穿，繡花袍，有牡丹幾團，兩道眉，斜入鬢，好似寶劍，目如星，面似粉，別樣的那鮮，唇如硃，牙似玉，鼻如懸胆，小模樣長的好，叫人希罕，我與吳奎，剛到此，給我們引見，他說起話，就叫嫂嫂，嘴頭兒更甜，話溫柔，敘家常，論長論短，他囑咐我，閒來時，常到書房來玩，莫非說，他愛上了我，才拿話勾引，想必是，我們一人，前生造就的緣，若果然，奴有命，把他陪伴，我們過一夜呀，一輩子不吃肉，也不覺着饑。

(第二段)

按院爺，升堂去，他把虎威來發，在二堂，嚇壞了，我馮玉華，時方才，要繡鞋，他講的都是好話，一霎時，他變了臉，就瞪眼咬牙，我送鞋時，一片高興，完全打下，要重謝我，發虎威，所爲什麼，莫不是，這隻鞋，其中有差，再不然，訪明了，吳奎他把妻殺，人命事，大如天，果然不假，害八命，設主謀，有我也有一

他，到堂上，不實招，必然挨打，打板子，跪鐵鎖，皮肉開花，小冤家，難受刑。若說了實話，批文回，惱袋瓜子，就要搬家。

◎序文君

文君悶坐在繡樓中，思想起昨夜明月趁清風，紅蕭烹茶奴把臉淨，也不知何人撫琴在都亭，斷續聲隨微風送，嚮邊行雲碧落橫，清和冷月籠籠裏，韻雅悠揚感五衷，聽琴勾起奴的心病，春情兒蕩漾奴粉面紅，到後來曲罷不知人何在，餘音嘹亮，尙飄空，月轉星移夜深天冷冽，小紅蕭放下樓窗才秉上了銀燈，卸晚妝妙佳人懶把牙床上，入錦被萬種淒涼在被底兒生，輾轉反側奴睡不穩，恨不能夢遊巫山十二峯，這寡婦才知寡婦痛苦，世人不知他們混加批評，說寡婦應當守如玉，說寡婦應當萬念俱空，雖然是說的理由兒太正，也怎知道我們寡婦歲數正在年青。

(第二段)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鳳，室邈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這第一句是，彩鳳飛翔擇良木，第二句邀不實孤冷求其鳳，第三句是房中寂寞愁腸蕩，

第四句，夫妻好比交頭鴛鴦，這就是司馬好比一隻鳳，飛遍天下要配鳳，他這不慣旅客寂寞人影單，要選一位淑女配鴛鴦，奴好比一隻鳳無歸宿，又好比孤雁失羣不成雙，居孀守寡夫天喪，久想匹配一位如意郎。

(第二段)

司馬大人品高尚，這篇詩就是琴韻裏的鳳求凰，紅蕭呀奴自聽琴音芳心蕩漾你喜體人心是個伶俐的姑娘，你快拿巧妙的主意來想，你莫教牛郎織女在兩岸淒涼。

(第四段)

來了佳人卓文君，背父私逃主婢艷奔，祇爲都亭一點琴心，不顧深夜風侵鬢，那管露冷濕羅裙，我們打破了羞恥，不怕人談論，所來尋那個有情的人，不敢高聲低聲問，紅蕭妹妹你去叩門。

(第五段)

聞素琴一曲芳心動，瓊思瑤想打疊併，癡魂顛倒情不勝，私奔明月趁清風，自覺芳心雖決定，權借綺琴作證憑。

(第六段)

文君賣酒自當爐，奴脫去了妝挽素服。夫妻們臨邛開酒鋪，當爐祇把父翁辱，但願得我父早知其故，分給我們財帛好回城都，走出臥房疼連步，輕敲疎唇叫了聲相如。

武則天

(清安板) 老王爺登基來人稱有道，普天下衆黎民快樂逍遙，文武臣一個個忠心保國，可稱得太平年萬國來朝，清晨起太子爺出宮去了，一到那養老宮去問安勞，叫宮人你把那酒宴擺好，太子爺回宮來同飲佳餚。

(第一段)

(六板) 王氏女在金殿破口大罵，不由的一陣陣咬碎銀牙，老王爺爲你宴了駕，你子淫父妃亂了國法，你好比王莽賊稱孤道寡，你好比殷紂王半點不差，武士護比秦趙高指鹿爲馬，他好比董卓賊該刮該殺，他父女推倒你想坐天下，到那時後悔晚瞞怨誰家，說此話那怕你千刀萬剮，誰怕你傳聖旨把我的頭殺。

(第二段)

(六板)小昏王作此事真正無道，子淫父妃亂了當朝，韓幽裏打來了連環戰表，他要奪小昏王錦綉龍朝，我兄長掛帥印前去爭討，兩軍陣得了勝凱歌還朝，誰成想又出來讒臣搆道，也是我上金殿辱罵當朝，若不著文武臣來把本保，險些兒哀家我命赴陰曹。

(第四段)

懷抱着姣兒泪珠滾滾，好一似鋼刀刺在心，可恨讒妃心腸狠，要害姣兒命歸陰，娘懷兒一個月不知不覺，娘懷兒兩個才得知音，娘懷兒三個月成爲血餅，娘懷兒四個月似火燒娘的身，娘懷兒五個月五指分瓣，娘懷兒六個月六甲六真，娘懷兒七個月分爲七竅，娘懷兒八個月八竇長成人，娘懷兒九個月提心吊胆，娘懷兒十個月才降下兒的身，懷抱姣兒心痛難忍。(掃頭)

② 鋸盤丁

聞聽此言站起身，口尊爹爹聽兒云，不幸我母下了世，依靠我父長成人，爹爹

有心將兒聘，兒有件事不遂心，爹七年邁氣力軟，二目昏花少精神，我情願俸爹七黃金入脛，也算是作女兒盡了一點孝心。

●玉堂春

忽聽得，解差一聲呼喚，嚇的我蘇三，胆戰心寒，來在了，都察院，用目觀看，察院內，殺氣甚威嚴，刀斧手，就在兩旁站，嚇的我心驚不敢向前，玉堂春此去好有一比。爹（呀）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無還。

玉堂春跪察院，兩淚紛紛。（大人容稟）尊一聲，衆大人，細聽原因，王公子，與小奴，改名換姓，將蘇三，才改爲，名叫玉堂春，七歲時，買小奴，勾欄院進，在院中，奴住了，正正九春，首開懷，本是哪哪哪哪（王公子）他本是，吏部堂上。（三舍人）王公子他頭次把院進，一見犯婦喜在心，他化上紋銀三百兩，吃一盃香茶出了門，公子二次把院進，代來三萬六千銀，公子住了一年正，化盡三萬六千銀，南北二樓公子造，王石欄杆滿調新，白日裏南樓去玩耍，一到晚怎麼不曉得（大人）一處安眠身貼着身，我稱道他一聲王公子，（有無回答）（大人）他叫我，玉堂

春，妹妹小，小妹妹咬齟齬，咬齟齬，他叫我，玉堂春，妹妹小，小妹妹，緊撲奴佳的身，王八鴿子心狠，在數九寒天，將公子趕出門，公子一怒出了院，在那關王廟內，去存身，賣花金哥來送信，我手拿銀包會情人，我二人在廟內見了一面，在那周蒼足下，咬齟齬，咬齟齬，足下續一續舊交情，公子科考把京進，松林被劫遇強人，公子三次把院進，犯婦二次又贈銀。

公子立志誓不娶，玉堂春在院不接人，公子一路把京進，玉堂春樓上裝病人，那一日梳髮來照鏡，樓下來了沈燕林，他誇豪富無人比，是奴一見怒在心，用惡言將他罵出門去，主僕定計買奴的身，龜奴們得銀三百兩，鴿兒得銀一斗金，他等定下牢籠計，一封假信認爲真，他說公子身得中，是奴一見喜在心，差人接我把京進，誰知他把我賣與沈燕林，在沈家住了二年正，皮氏大娘他變了心，毒麵要將奴家害，賀易回來了沈燕林，沈大爺，不解其中意，誤吳毒麵命歸陰，皮氏大娘一聲喊，他說犯婦害官人，喊來鄉鄰共地保，將我帶鎖到衙門，頭堂官事未拷問，二堂官司變了心，王知縣，貪賄賂一千兩，衆衙分贖八百銀，上堂去重打四十板，皮鞭子打斷數十根，犯婦本當不招認，無情的棍棒痛連心，在監中住了一年正，並無一

人探監門，王八鴛兒他不來探，知心的人兒無音信，王公子一家和順，我只露水的夫婦怎掛在心，怎說是不認識王公子，青紗罩面我也認得真，怎說來了王公子，總死九泉我也甘心，這一場官司未拷問，玉堂春這才放寬心，站起身來，用目看，看都天，好像三舍人，當年花開多潔整，公子待我情意深，是公子就該將我認，王法條條不順民，進前去說上幾句，知心的話，看他知音不知音，玉堂春好比花中的蕊，公子好比蜜蜂採花心，想當初花開之時多盛茂，飛過來飛過去，不離奴的花心。

●九三姐自刎鴛鴦劍

咱姐妹生不逢辰命運苦，有母無父娘寡女兒孤，有財勢的人家把咱欺侮，愛你我俊俏風流態度絕俗，仗金錢買動了咱的老母，誰有情無非皆是好色之徒，玩弄着縱他獸慾有誰保護，受痛苦淫威之下那得不哭，年青時仗姿色男人追逐，講甚麼真愛情一個也無，看賈璉是位儒雅性兒誠篤，色迷癡無有剛氣美中不足。

這個人好說好笑心眼兒樸，胆兒小心腸熱不會狠毒，他雖然無有脾氣和藹可處

他媳婦是個夜叉惡名早出，但願你不受虐待不受羞辱，那就是你的好一輩舒服，這一生不饑不寒權由自主，再嫁個年貌相當美丈夫，就敢說隨心如意畢生幸福，怕姐姐這樣的快樂一點皆無，這是從理想中得來可以紀錄，看將來的演變傍觀清楚，我的志向決不走錯了步，所以才輕簿鄙誰敢加諸，舊專制黑暗的禮教把女子綁縛，數千年隱痛無人登高一呼，我們女界應當開闢新的大陸，襄助響應要打開這光明的前途，從此金錢勢力阻不住，再不受玩弄把惡習除。

●玉獅墜

我站在一旁把頭抬，上下打量這個小郎才，只見他大庭飽滿多們主貴，小臉胆長的怎麼那們樣的白，我若是與他把天地來拜，陽世三間，走一躺，也未會口來，吩咐丫環快把馬帶，見了我家爹仔細說開懷。

(第二段)

林鳳英在冷厝假意兒長嘆，罵一聲郭文玉你是負義之男，想當初在黑狼你身邊太難，多虧了小奴我救你的命還，你好比忘恩賊不差半點，又好比負義人李固一般

，你好比朔風時風爭斷了線，最苦我的父年邁蒼蒼也不得團圓，林鳳英在冷房假意的悲嘆。

●全部馬寡婦

正行走來用目看，禁卒哥開門來我要探監，一見爹爹痛死心肝，白髮蒼蒼淚漣漣，被枷帶鎖好是囚犯，可嘆我的爹爹老年殘，也不知何人殺死賈氏，誤賴你老殺死逼姦，家中無錢死罪官判，可嘆爹爹含屈冤，有什麼事情囑託兒一遍，以後諸事甚艱難，邢士忠害人破事行凶險，今日又去提姻緣，強迫我母應親眷，要與孩兒結鳳鸞，兒看他丢眉殺目非良善，兔耳鷹腮心苦嘴甜，若應親爹爹事，承他人照管化錢運動官司完，爹爹若無有救，一家性命難保全，拋下孤女寡母無人照管，母女二人多麼可憐，父女哭的天暈地轉，鐵石人們也心酸。

(第二段)

來了佳人馬寡婦，聽前店聲音嚮亮何人說話，他是那一個，又是馬來又是書，來到了窗櫺以外止住了步，三足站穩敲窗戶，斜身單目望裏看，有二個男子甚對

付，一個坐着一個站立，看光景好似一主一奴，那個坐着的不過二十三歲，那個站着的十四可多十六歲不足，那個坐着的，右手端着小哇小茶杯，左手拿着一本書，只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閣方圓蓋世無，臉且似粉，又白又嫩，兩道彎眉大眼珠，似終南山的韓相子，不亞似三國呂布又重出，叫人越看越愛看，可恨人哪奴家看他看着奴，有心進門說句話，又想到新來乍到面又不熟，心煩思想到退幾步，開言有語叫聲大司務，你看那前店人多吵又鬧，攪鬧着客爺怎麼讀書，不如將他請到後客所，在那裏讀書到也雅素，吩咐一舉回房去。

(第二段)

(小生對唱)慢啟朱唇又把客爺呼，不必疑心可必走，我本是開店的東家一位婦，問客爺從那道而來往那道而去，我要趕考奔京都，路上無人與你作伴，自己行程不覺着孤，行程本是主僕兩，還有一匹坐馬兩箱書，你老人家住在邢州並邢府，貴姓大名告訴奴，家住山西和陽縣，太平莊上有住處，姓狄仁傑就是我，二十三歲奔京都，客爺你用什麼酒來什麼菜，心愛菜名說與奴，愛吃葷來愛吃素，吩咐下去好造廚，葷素冷熱都，以，與我燙上酒一盞，客應一聲說知道，急急忙忙退出屋，自己低頭暗思想，不叫堂倌大司務，何不自己親手做，煎炒炸烹加工夫，做在是崩肚

炒肉溜魚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又配上涼熱四碟菜，白干老酒發一壺，京米稀飯下綠豆，葷油燒餅緊道酥，登時之間作完畢，連酒代菜一齊端進了屋，尊客請放下茶杯快喝酒，菜若涼了口味不服，仁傑一見酒飯到，好立速的大司務，我們生來手拙，心又魯，口輕口重招待奴，此菜原來是賢嫂作賢嫂原來會作廚，喝杯酒來清香味，吃口菜來滋味足，一時酒足飯又飽，尊賢嫂殘席撤下我要讀書。佳人倒過一杯漱口水，撤了殘席退出屋，李氏佳人回房去。

(第四段)

一見親翁大吃一驚，好似當年狄相公，提起此事可怎麼好，羞愧難當把我傾，只見他含笑也不發聲，也不知如何見親翁。

(第五段)

(連彈唱詞)想起來當年的事，不由我一聲長嘆，汝父死，拋孀婦，的皎兒哪，娘守節，把我兒，南學故管，到如今，果稱起，忠孝雙，名顯親大家團圓。



注意
天津市名作家
孟師孔
高血鶯
晶心的合作

▲小黑姑娘

快出版了！

內容一般附告

有轟動津市的情殺案
有各個鼓姬的風流史
有交際花的寫真圖
有小黑姑娘最近流浪的行動

本書作者以前係小黑姑娘之膩友。故對於其生平之事實知之特詳。茲運其生花妙筆寫成「哀感頑艷」的大著作。欲知小黑姑娘之一生香艷史者。請注意出版日期。

大通書店宣傳科啓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白玉霜

影相劇編



須徵同意

版權所有

印翻准不

著	作	人	臥雲居士
發	行	者	楊 話 千
出	版	者	大通書店
發	行	者	大通書店

天津北馬路

總發行所天津北馬路大通書店總店

分發行所國內外各省市各大書店

